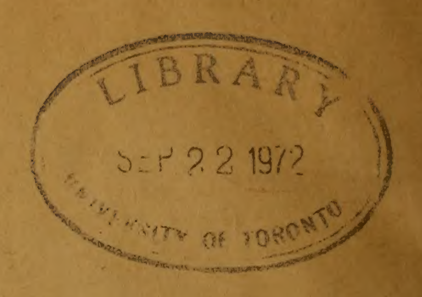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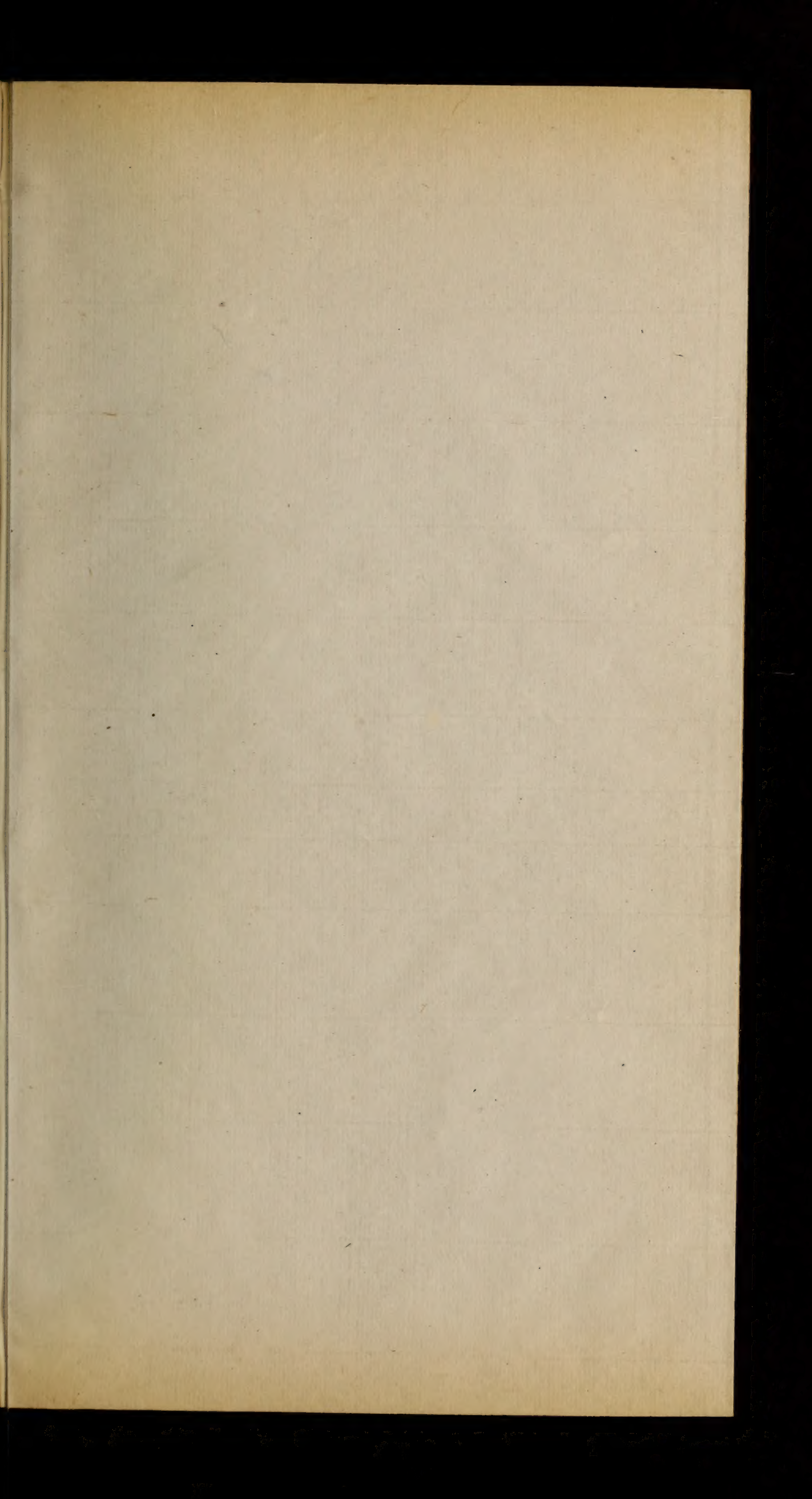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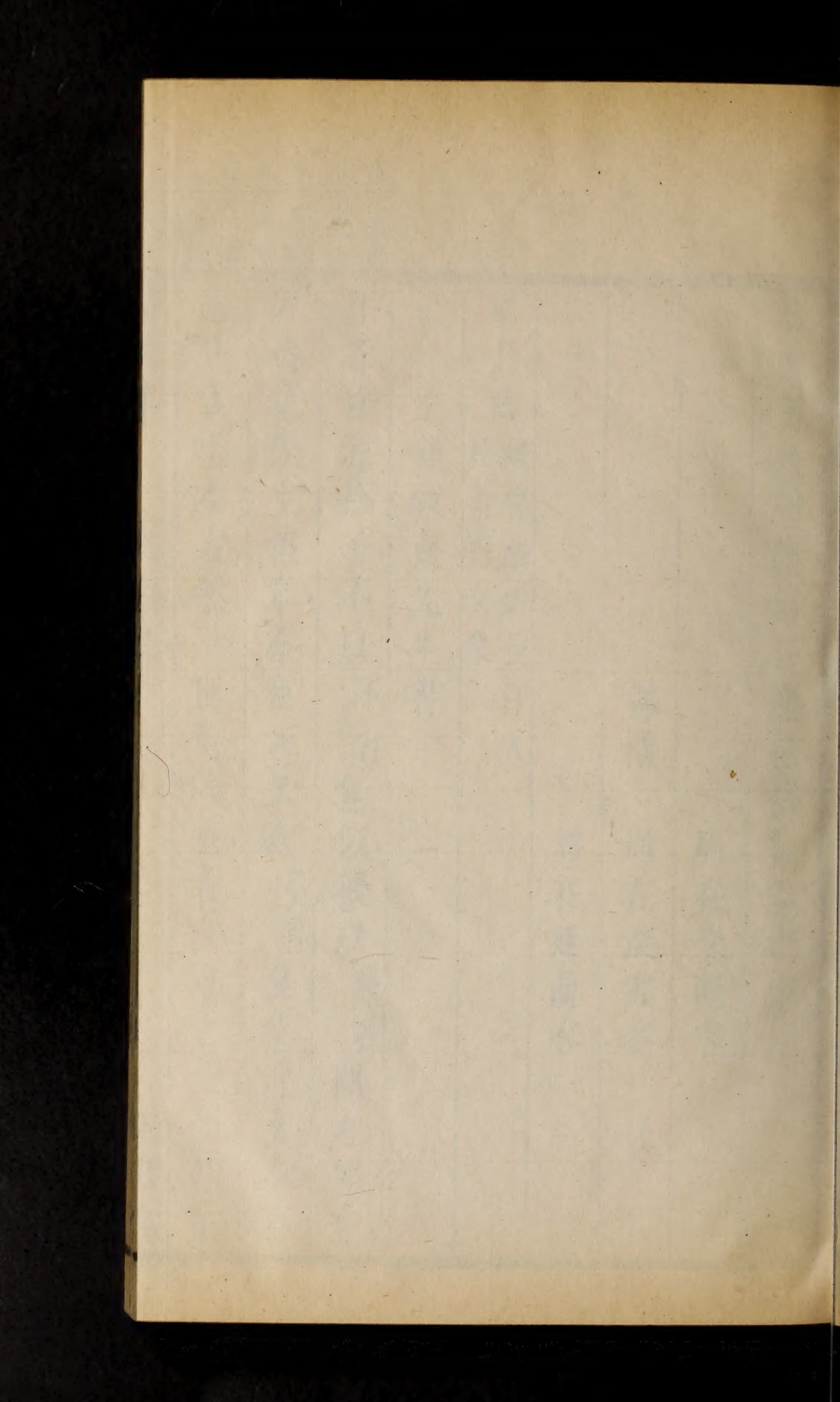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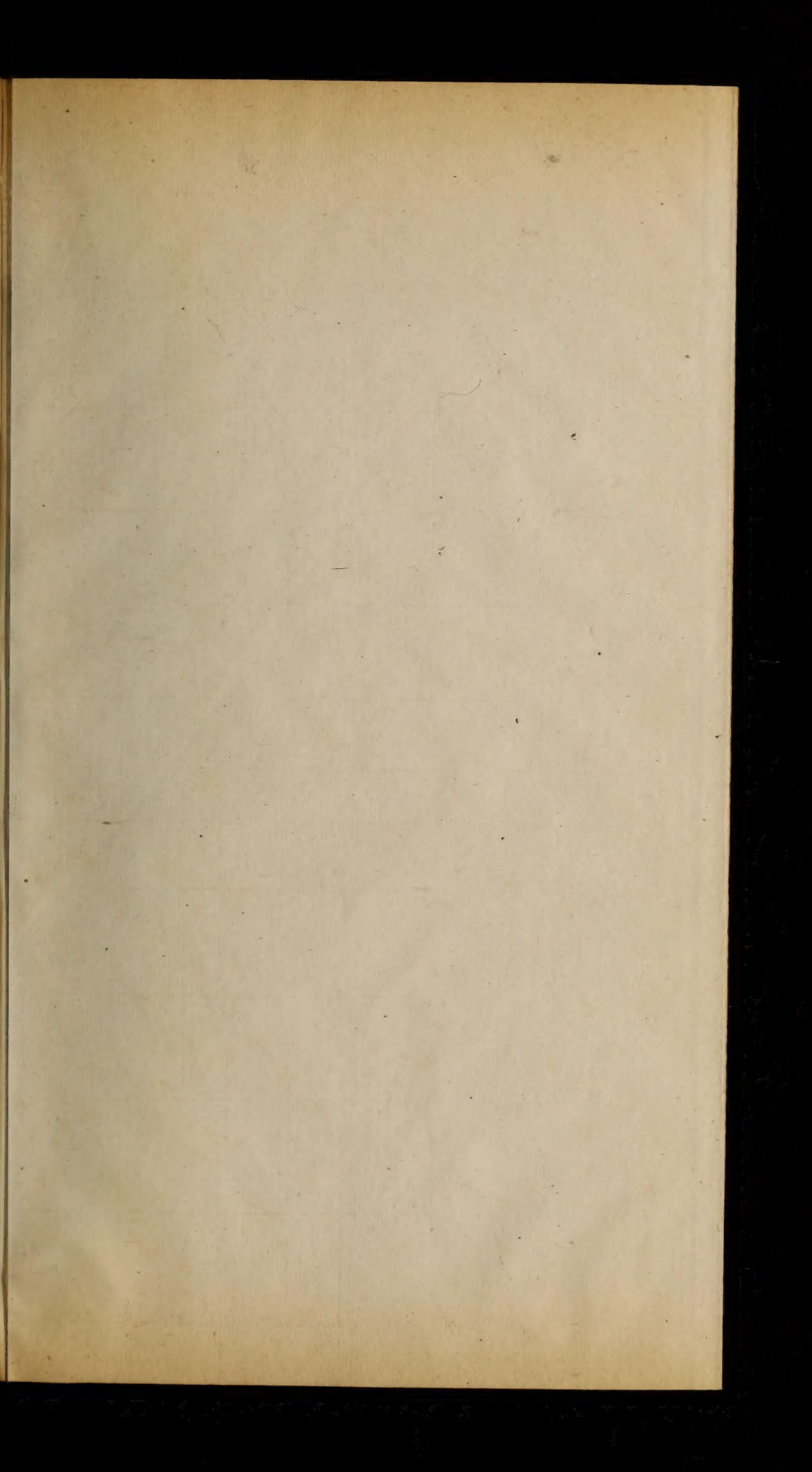

LIBRARY
SEP 22 1972
UNIVERSITY OF TORONTO







徐巨源與虞山先生千當代詞人推媿曾爲第一勿論媿曾詩

賴古堂尺牘新鈔三選結隣集卷之十

周在梁園客

豫儀　周在浚雪客　鈔

周在延龍客

黎士弘 媿曾福建長汀人 托素齋文集

上錢牧齋先生書

日者巨源徐子不以不肖無似猥以賤名聞之閣下曾得讀先生報章今巨源又欲不肖裒集近文令自通其言于左右然弘則何人也古文章之士欲就正

古文詞即尺牘家言亦迥非時流可及

于當世有道或負駕其書于車前或隱其姓氏爲人賃舂作食以求親近至三年五年不復得見其面彼其見大人先生之難如此而又不敢自呈其無因之言如此今弘竟聚其鄙蕪之辭公然識姓名而上之長者則弘之妄亦已甚矣弘生三十五年矣束髮受制舉之書雖間收時譽不無自厭薄所爲賴先世之積頗有藏書日夕編摩弟兄自課約略手抄殆將二百卷爲詩歌古文亦約略數百餘紙然亟亟乎爲之而終求一言之幾乎道而不可得者則見聞之不廣

總是文章之氣自爲蓬蓬勃勃耳

也時命之不達也所見當世鉅公有集行世者率皆身都尊顯典章制誥之言多出其手名公將相墓版碑銘非得其文者子孫比于不孝非其文重其事先重也弘少且賤不得入承明典著作又生長萬山中不接于大人君子即使文可駕賈班言可凌崔蔡亦何能無憾而笑不戚而啼以一發其胸中之奇乎因嘆史遷才高一代其所著書爲古今冠冕亦自家世史官去秦楚之際未遠又親見孝武之世王侯將相偉績豐功登封戰獵之雄宮闕樓觀之美故其文魁

奇跌蕩與事俱傳若司馬長卿才非不敵也所著惟子虛上林諸篇告巴蜀一文餘無所表見于其將卒特著封禪一書猶李廣數奇恨不當單于此自文人之習欲用其所未足耳史公遂謂相如卒後五年天子果祠后土封泰山卽推量之過也假使弘不卑且賤少微天幸蚤致通顯能一望著作之林又所聞所見少半史遷之時又所接于大人君子得如先生者一二輩雖其文之傳不傳不可知抑豈至僅以月露風雲作此寒儉無聊之語與砌蟲春鳥爭其音節

哉弘之所以自況誠不自量而以槩乎天下之有才而不克自盡其才者則不能不爲之三嘆矣先生人文位望當世所宗以後進小生通辭之始即嘗援引盛德布請教之誠而忽敢率爾發其往談特先生之廣大憐其無成而進其所不足亦藉以爲三隅之反望先生之復之也敬上所著雜文二十五篇望門遥擲惶悚可勝

候李元仲業師

弘以丁未八月裁鈇離信州十二月爲 家弟掛吏議

憂愁駢積之時不獲上一言起居左右疎濶之罪上通于天弘一官不效再補山城進退周章徘徊失志愛我者猶妄冀其補失晨之鳴焉正如鹽車之負方增而欲啓其騰驤之路卽伯樂當前安能使之長鳴而仰沫乎記辛卯北去曾于維揚遇一老僧云君他日必達但筮仕多在西江今草次兩階前言如劵夘緣分有限墮地已然眞無用此勞勞爲也蘇公所謂勝固欣然敗亦可喜弘殆將以半生之宦趣等一日之棋枰耳旣已落落無所措意所不能忘者惟詩文

一事竊見當代作者各有短長似向時之病在割裂近日之病又在粗淺規步者僅得皮毛短才者失之单薄夫折腰齲齒固足爲妖使徒奉一結領推吾及单孺絕粒之人謂足抗彝光而凌鄭旦行道之人皆笑其不若矣近讀老師全集不覺俯首至地高奇簡削無徑可尋向馮密庵先生曾謂吾師之文得漢人氣少秦人氣多非此公巨眼如箕誰能發此未發之論讀吾師之文一過再讀近代之文眞若飛仙劍俠偶落人間豈復與曹曹世士數論其黑白哉當世未

有能爲吾師之文者。未有能爲吾師之文。則天之所賦不可得而强也。弘志薄才疎。賦于天者旣不敢望。而人間之言又學之而有願不願焉。弘之斷斷無成亦已自料之審矣。相隔萬山。無因日侍尊前。以教其所不足。一官腐鼠。抱恨無窮。尊稿已謄副本。致之欒下先生。共相訂正。謀付梓人。先生近雖多事。然好文如渴。遲當有以報命。付去小稿一冊。是弘理信時一二讞語。知不足塵觀聽。然六年苦心。猶與其萬一有存者。是又弘之妄念不已也。

又得歐之神

東莞夫兄書

弘去夏爲漕事孔亟四月江頭今春又值季慮囚半年會審愛憎移中習久生厭天下事大約皆順嚼甘蔗愈進而愈淡耳近有維揚陳山人爲當事延至其人奇術如左慈元放亦負建平相人之名謂弟可以入世[illegible]累骨法合應得仙雖其言頗涉妄私心竊喜之稽[illegible]謂仙不可學獨是目下覺得是非榮辱止是如此每伺候大人公卿見車騎滿眼鼓吹動天反作寂寞空山之想是宿世慧根尚未澌滅殆盡故假一

非身有仙骨者正未

必有此想

觸之便如逢故物他日歸來或不至草草山川遙隔無因一至尊前吐此積悃小詩三首令兒子錄呈覽笑知風塵小吏猶能于簿書忙雜中作七言八句此等胸次殊堪自慰也

與丘慎清書

慎清足下遡流上都無過眼文書僅得三疑亭思之數日盡得理解殊足樂也其一一他人聲音笑語一聞輙辨即舉念憶其人聲音何似皆必然可數惟己之聲音則自揣摩不定其一他人面目覩記皆眞強記

心細如髮推見至隱可參楞嚴七處徵心之義

者如古人見車師半面十年後猶復識之惟已面自少至老宜相習晨而照鏡頃而失之即寫生家猶有一見他人而私自臨模輙肖者若刻畫已面則必對鏡含毫始克恍惚人未有一凝想而即能自記其面何等者其一平生所見麗人夢寐間尚復可想至觀畫美人圖即精妍極致當前非不奔悅掩卷都忘何故再三思之惟一心而已人之聲豈復察之也既已察之則能記之矣若已則心動而後有言心隨言出既以一心出言又奚得有一心以聽已之聲乎人之

又以吟漢語銷之

面目非盡面目可記也相得其神情于面目之外耳巳之神情既不能自見即對鏡亦必正容端視正容端視神情先失故從無能自記面目之人也人之面目易記畫中之面目不易記生動不生動之別與不能記巳之面目同一理也乃知天下無意味事極耐人深思人苦習然不察耳然非天下之至閒人安能作此無意味之想乎御弟兄閒極又肯作理解敬馳以相聞

與林爾于

愧曾子衛書紛紜中以文章自娛今以循卓舉矣以文人而精吏治信是兼才

歸路讀紀遊諸稿皆各機杼自生上掩韋孟至于賦頌之章古人云才大須是作賦又云讀千賦乃克爲之歷觀近代所號爲能言家者遠如楊升菴盧次楩無論若陳人中未免襞績奇言王季重頗傷諧謔惟章門徐巨源驚才風逸節敘橫披巨源云古典型久爽何幸更得爾千也匪獨以張吾閩軍吾不知千百年後位置爾千回中白蓮諸賦于子虛上林何等耳山城爛熳紅葉滿谿意欲擬秋山紅葉上賦以傲爾千而含毫五日謀篇不遂人之才分相懸遂至于此

假使爾千釋不律俯而綰半通綬理百雉城守五尺簿書不識逸致閒心能復如此否才不才有時傳不傳有命以至比至倅之小吏而猶欲摭連文事與爾千競一日千古之識眞可謂當車之螳臂矣詩箋博覩戔戔匪敬統望付典書

復李化舒

文章一道以自立者爲尊從無有依附他人而能聲施于後世者司馬之前無司馬退之之前無退之近代諸賢無不爭唾抄襲左國者爲臭腐至其所作古

文詞步武歐曾不敢失尺寸形骸土木神彩都無僕
謂其弊正等耳此又如劉安仙去雞犬食其丹餘皆
能冲舉冲舉小復異人何至終爲雞犬寧槁項死終
不願此白雲鄉妄繫仙人之屬籍也僕近疲甚假寒
一官仕且廢學周章人事錯處忤心既已不屑食其
丹餘而又日以蒜汁潑面金書玉簡將忍待他生惟
日夜候雲氣看化舒飛去得從望空遙禮讚歎非常
足已昔人有得長生之藥不自食而强以進人者如
僕也何以殊是放筆無聊引喻失義千里外當發花

生平見假高曠人未有不俗者

舒一笑也。

示諸弟兩兒

少年略賦才性易入任誕豪爽一流世說一部爲梟後生不淺不知古人胸次各有一副本原若止辨得東塗西抹博得一二顯者好語溫言便無故而箕踞科頭希踪嵇阮顏之厚矣識者笑之大約今之所謂狂者率皆妄耳。

示兩兒

向作詩苦無題今得題亦不更作一着筆便可得二

人人口中此心中必知此拔公書詳人推意

三十紙莽隨意爲快取適性情行固自歡止非典盡也緣向名場大熱恐落筆不爲元李劉白天下不復知有我在今偶思得如隔屋論人臧否彼人何用得知則茫茫四海杳杳千載後即沉香作像鑄銅爲身彼自像自身耳亦復何與我事我墮地始立名字是他日呼人元李呼人劉白安知非我正恐實認黎生安見非他人耳以此名心轉輕詩趣轉活詩不爲名生固可終身不作亦何妨一日數作也閒中念此尋味無盡要欲見輩知之

正雅之章可以鎮儇式靡

何綱省菴福建晉江人匪莪先生尊人

與鄭邑博書

惟昔韓昌黎有言士不得爲宰相得爲諫官足矣以生言之士不得爲諫官宰相得爲師儒亦可矣蓋師儒之職雖不得與宰相諫官並然所以成就人才培植風化者正在此是其職之清簡貴重非他官可比也況師儒之職舉則他日所以爲宰相諫官者盡出其門下天下事何必身親爲然後爲榮且盛哉惟祈先生以道德文章自重則人自莫敢以師儒之職而

閩中周方叔與蔡敬夫同以駢儷名而方叔較敬夫尤爲涌別

輕先生也。

周　嬰　方叔初名中規福建莆田人

謝朱中丞賚葛

價疋越荃。聲高鄭紵。雪華奪麗。蟬翼慙輕。昔阿谷所遺。惟贈佩璜之女。苹澤所賜。徒歸索蔓之容。未若惠出上公。恩覃下士。袗堪以表。絺可相蒙。蹻[illegible]僊赤熛。掌節丹衢。總轡固已涼生。皁袂爽[illegible]襟。

謝賚綿衣

雲蓓降授。鮮服曲頒。既辟謝萬之寒。復稱張融之體。

遂使帶繩枯槁坐改舊容見肘襤褸頓更新餙自憐袖短每内手而知寒猶幸裾長尚及門之可曳

謝賚梨

上林縹蔕未如津潤之奇箭谷金柯謝茲融液之美地仙可致子横之記有徵輕身自舉曼倩之經猶信豈徒煩餶頓釋酩酊立除但恐石城靈實不得懷歸袁家珍果見嗤蒸食當鑽念德取小知恩

謝生日宴

觴薦流霞不慕青田之核盤行擗脯自輕黄雁之珍

誤爾之詞不使熟事便自覺免

能於空行中見整暇是第一流筆法

某蹌濟玳筵從容綺席應同王子奏環璈之音有似
曾孫與幔亭之會身登雲日非假阿瓊之方壽在乾
坤還效君山之頌

張先世行秘福建莆田人 不履閩集

簡岳石帆大司馬

先生曰客之過我者三日便有不同光世不敢當先
生之客安敢當先生之三日先生又曰讀行秘文知
行秘天下才則先生已許以不同何待客三日雖然
光世之稍有不同皆先生日者飲食教誨之力三日

之客又烏可已今既客三日光世有不同乎飲食如故教誨如故則其不同者光世不知先生亦不知歸白門時故人望顏色覩笑言曰何物行秘忽然改觀光世謝先生矣佳刻種種動人各再錫數部爲先生廣之

陳肇曾 昌箕福建侯官籍長樂人

與友人

偶見謝獻菴答應仲謀書竊謂其言之不無過激也夫遊客之惡誠可痛絕至謂近者士大夫莫不皆然

遊客誠足慾然禁天下士裹足不出誠亦大難居官閉門不見一客亦非盛德事宜呂錢言之切也

此語亦覺過當夫與勢俱往與俗俱波者中人也知勢俗之所趨而確然以聖賢自守者君子也天下豈盡皆依阿潰涊希望恩澤者流今鄉黨自好之士然諾不侵廉潔誠直不乏其人即閭巷布衣有共財同利害慷慨者亦復不少而謂衣冠濟濟禮義交接者皆浮薄不自愛之徒此言豈不過激哉古士相見之禮人道之大也所以使人重其身毋邇於辱也所以使人審其交毋邇於禍也如所云昏夜乞憐不得則肆意詬罵同遊無賴一唱百和誠或有之至云遺譏

被罪皆游客逢人謗議舒洩憤恨之故吾恐客之惡未必若斯之甚其力亦未必能擠排汙衊之至于此也男子生而弧矢以志四方固欲其遠陟遐覽不跼蹐轂下乃以細人之屑見憸夫之鄙情欲驅天下之士盡爲於陵丘蚓之行亦已難矣今之畜養士卒率多椎牛灑酒非以醉飽爲德亦所以增士氣也至於養士而與持籌小吏日計口腹之贏此何爲者而尚自德色謂加膝墜淵唯其所欲不亦陋歟毋怪夫今之人率以資厚勢大者爲雄長而講古尚友之士遐

讀此札兩公法門何等開闊世之紛紛乎執者何爲哉

之而不致其肅祗恐世之蓄道德而能文章者亦不必能杯酒往復忻合膠漆也偶見獻菴此書有動于衷故切言之然　僕于獻菴實未嘗有所抵牾矣

釋道忞 木陳廣東和平人

弘覺禪師集

復棲霞浪和尚

道以情封知以見隔舉世類然獨不慧衰鳳自慚乃吾師逢人說項曾不以雲月是同谿山各別爲限直欲混四海以爲家破町畦而一之此豈尋常所可測識哉

畢竟生死大於毀譽無可奈何原非了生死

周　鏡　遜夫江西清江人

與人

人情難過者生死毀譽兩關生死至無可奈何亦畢矣而毀譽一關賢者未免動心然碌碌者苟而已不肖者自便而已其毀譽原不計也夫不察士之眞與人情所以不免而定其中焉猥聽浚恒之吹疵以苛且不肖爲超毀譽而責賢才之俊以暋不畏死爲超生死而責雍雅之士豈不冤哉

廿　亮　欽釆江西永新人

仿晉人尺牘

痛哭之言使人容身無地

答人

君問耳順且知耳逆聞逆耳之言而順斯可通矣

史桂芳 景實惺堂江西鄱陽人

與陳汝特

負人數十金有日償之方不負人但恐負天其罪何贖天之賦與我者萬善悉備全而歸之方不負天償一善虧欠悍然以死無路可償是爲終古欠債人也

鄧渼 遠游江西新城人

與人

時方當王李末流楚人蝸起之會遠遊此語實爲確論

僕十歲喜誦唐人詩。年十五始學詩。生長寒素。衣食多累。三十成進士。州縣爲勞。徵拜御史。需次邸舍。朝請多暇。謝絕人徒。悉取毛詩楚騷。下逮三唐。細閱而深思之。神明默識。霍然悟汗。乃知我代諸公之學古人。都在形骸之外。

徐世溥 巨源江西新建人 榆溪遺集

寄克明上人書

稔聞和尚道風孤峻。思企有年。閱歷滄桑。始展欽矚。葢漢武恨於相見之晚。蒙叟寬其旦暮之遇。殆兼之

矣日昃遂還未伸小叩如田廖雨生下嵩山折花酒有步步惜別之感淺學於道未有聞也而自幼志之然非同社所能知也亦以茫昧不敢輙與人言竊以三乘五車本無二諦顧其教令不同門徑遂別其在六經諸子者若求簡盡莫過中庸如其閎暢則無踰莊子寓言十九重言十七巳該三部卮言日出因以曼衍遂有五燈南嶽二枝青原三葉自老馬石頭而後如黃蘗赤眼者幾人五家以後如大慧黃龍南者又幾人邇乃鈔纂重刊居然自命印祖以弟觀之

此時已盡露其端矣

似太早矣故嘗閉口不言遵昔賢之戒有爭氣者勿與辯也雖然此風不止使臨濟爲曹谿之罪人者必時賢也葉落歸根來時無口談何容易乎一詩致虞五絕獻笑倘以爲可教尚圖襆被求比永嘉一宿也

蕭士瑪　次公江西泰和人　陶菴集

泰和蕭氏兄弟父子每有見道之言

與人

李長蘅贈人以三言謂齋以奉天莊以合倫斷以制欲能奉以周旋可兩忘於天人相與之際矣

又

言有未行而先紀者似違往聖之訓然余有私償焉意中之事一筆諸書若宿債之迫身身必償足而後快又如負重行遠跬步未到終非駐足之地欲藉此以鞭其後耳

又

日奔逐不暇究竟于自己分中毫不相干始承明所云何不遷境上虛受輪廻於無礙法中自生繫縛者也為之浩嘆

又

次八有陶菴雜錄與伯玉日錄俱有遠韻深致蕭氏何多韻人也

章大力云家庭之接當勉率禮節以轉持天性能勉雖非自然者然整飭朴心將導迎不及故節文所以習褻習敬所以養愛養愛所以成恩若朴鄙而無章箕踞偃仰以蕩然于嚴親之側親雖得親于我不得尊于我所以孝弟者亦恃半而往者耳故聖人多言勉强少稱天然有父兄之責者味此言可使子弟無踰越之愆有子弟之職者味此言可使父兄享恩分之利法言也

又

[illegible]波筆之文忽得此等精[illegible]覺字字不費推敲

其固然。天地萬物俱爲妙道之行也。然嬰兒自旋屋廬轉。以正告之。爾自眩瞀。屋實不轉。彼必不信。蓋本能立於不傾之地耳。僕最心折者。惟虞山之文。尺寸必謹於成法。至委折奇致。不煩繩削而自合。如駁雜碗。四面視之皆正。豈若院體書以無復增損爲法耶。

文準質雅有餘而波

蕭伯升 孟昉江西泰和人

與減齋先生

閣下高名照耀古今。伯升方在稚齒。固已服習閣下

精甚老成

國門之業矣維時年力未充如管公明不得三升醇酒不敢遽見長者逮及弱冠晤王大允使君於湘江因得盡讀閣下所著詩歌古文辭心竊向往會逢喪亂故未遑也年來侍竹關於青原交伯璣於南浦又幸以編摭故舊伸交情於長汀愧曾黎公每一促膝未嘗不嘆閣下今日之龍門也其汲汲於表彰先賢獎掖後進有古昔偉人所不能及者私心徘徊以爲使伯升得緣先人遺緒一拜閣下於牀頭其爲榮藉何可勝言既而思伯升樗材耳自顧無尺寸之長兼

波折全似昌黎

多難之餘精彩銷亡何以見閣下於今日則文未嘗不感奮躑躅也然每得閣下選書輙珍重之不啻中郎之祕論衡獨至大選所載某君札知閣下垂念先太常之厚而某妄謂與先太常交莫逆萋菲之詞銷骨毀肉則 伯升 不能無憾焉曾一白之長汀黎公蒙公久之以台札見示閣下之虛懷期物 伯升 伏讀感泣益信閣下文章之友與閣下及門之士向所謂閣下之汲汲於表彰先賢獎掖後進者之果可徵也夫以閣下文章之友 伯升 得而侍之及門之士得而交

之而獨不得先容致賤名於左右者則伯升緣分之薄也然旣因長汀公聞於閣下矣則伯升區區之誠又何待先容而後引頸長鳴以酬知巳之賜於萬一哉謹畧陳固陋并截拜上所刻先集三部刻書六種棟候斧正伏楮覼縷竟忘卑賤伯升死罪死罪

金光弼右辰江西永新人
金竺山房集

與友

昔吾先子謂弼曰子識嘉隆之詩乎詩盛于嘉隆而衰于嘉隆者也夫天下之門蛙于一途而天下無步

芳之論

趣也約天下之性情于一模而天下無性情也借者

用一事用其事者徧天下而天下無博洽也作者搆

一句用其句者徧天下而天下無自得也其卒格太

同調太熟蓋至於今日而幾乎套矣吾江以西自陶

潛劉眘虛王季友諸家來往往超然自爲一境不共

世人生活迄千餘年遺風餘烈弗改于輿允矣其于

子美之氣格摩詰之丰神或未盡悉也蓋海以內詩

主同而或脆于骨豫章詩主獨而或格于趣兼詰而

出之實有悟門焉不可强也小子勉哉　弱魂驚而走

豈以舉世所難而小子獨異乎。先子曰。不然。雖有騏驥。弗前則却。駑馬十駕。所及乃止。但一門深入。山盡水窮。真境自見矣。受廸以來。讀書金竺山中。山有靈蛇。犯者爾如注。兀坐焚香。廣擷冥求。亦既有年。然以闈中故業。不得專。又嘗一月以十五日憂麴櫱事。無暇。黠鼠用志既分。神不王矣。念涉世多故。頗負牢騷憤激之氣。不能屈曲從人。強所不諧。中間沉升聚合之感。靜攘險易之變。悒悒誰語。悉發之詩。高秋悲涼。風勁弓鳴。於境似合。積時成帙。不敢示人。敬以呈足

下惟教之。

羅牧 飯牛 江西寧都人

與人論焙芥

芥炒于生手。炒于熟。難在于匀。巳如法矣。猶有出入。不自知也。始以細心。而得終以忘心爲至。

陳允衡 伯璣 江西建昌人家南昌 勤補堂願學集

復櫟下先生

承示古文未可專事簡朴。深感至教。衡夢竊有所窺。如近人古文又間有病在不能簡朴者。率取類書成

有得解不步趨

語鋪揚過半借爲已作忽于中幅取其人姓名以傳會之雖纍纍滿紙令讀者欠伸思睡如昌黎荆公贈送序短章居多其味外之味玩之無窮即五言古詩十九首與陶謝諸作不過數行而止少陵始變爲數十韻百韻姿態雖復橫生神韻未免頓減非敢嗤點前賢要亦時代升降之所必至也昔之北地今之孟津推尊少陵然孟津不及北地積漸又不及孟津矣未得其妙先趨于率江夏清空如話之言遂爲粗疎藉口有識者不得不以中晚救之景陵謂假初盛不

若其中晚景陵之詩或有疵此論則深于風雅性情殆不可廢也虞山闢景陵而列朝詩集格調總近中晚且多宋元逸致先生試一覆之虞山之深于少陵正如禪家從門入者不是作家難與淺學拘儒言耳仰恃知愛忘其妄誕惟先生終教之幸甚

復愚山先生書

昨冬拜別此心依馳累夕不寐古云感恩有之知己則未若先生之覩衡殆兼之矣衡每自矢無繇報公知遇惟益自勉于文章行誼使海內始終稱公取士

之明差爲不負公耳頻年戀戀東湖寂寞之濱忍飢偃臥不敢出而曳裾彈鋏者微欲一矯靡風全三四鉅公之知也今先生與柴雪晴鶴兩公俱去西江矣回思十數年間衡之所以事三君子與三君子之所以期衡者卓然以古人爲程量不啻昌黎之於李翺水叔之於子瞻豈徒以其斤斤自守而已也今忽漫遠離高談無所與陳微文無所與衷則衡之抑鬱無聊將有不止戚戚於貧賤者不知先生何以爲衡念哉柴雪公持别低回久之衡相與約曰若公林居與

文心蕭然物外如画家作遠村深樹遥遥在人意中

愚山公家食衡或扁舟過訪于石臼春穀之間不自
里而兩知已草堂相望使陳子者仍得析疑賞奇想
追隨西江時誠稽呂佳話惟鶺鴒公卜居無定未免
益難爲別耳先生聞之得無重有所感耶

賀貽孫子翼江西永新人 心遠堂集

復謙菴先生

有人譏正人無用者嗚呼此先生所以爲正人也世
衰道微以無用爲福吾求無用久矣今倖得之方以
爲喜豈反爲訾病耶且大有用人其精神不令人窺

彼所號爲有用者皆非正人所謂有用而正人所謂有用即彼所謂無用者也彼且以猰貐爲渭水之熊以蝮蛇爲南陽之龍如是者旣有用矣此渭水南陽所以甘爲無用老死而不悔也而彼且以爲譏則其人之不正可知矣但其人再三申辨則望置之勿問以靜嘿杜萋菲之口此眞長者之行也又承論云族弟忠矣於先生所作易傳肆爲譏評先生易傳所論索解人不易得設有解者能別立異論往復辨難此正先生所亟收者恐今日無其人也若不能而妄議

議論古人無論當與不當皆是學人從人之路

則忠矣原不病狂何至於是且其言曰作傳於程朱之後是謂多事果爾則程朱已多事矣孔之十翼文周繫辭義之一畫皆多事矣嗟夫經傳所以不明者皆由庸人崇已守殘帖括而外無所事事也苟能多事於聖人之後是乃聖人之徒苟能多事於先生之後是亦先生之徒也夫如是則譏先生以多事者譽先生者也自諉於無所事事者自譏者也以譽爲譏又自譏焉忠矣即病狂亦決不若是矣

爲亡姊莊烈君乞詩文箋

脫略途徑之外最有古意

竊惟三閭介矣而其姊以為規懷英通矣而其姊以為誚兩公各有所就卽二姊亦各有所成婦人之賢實難測識若貽孫者為介未能為通不可全軀泉石負慚良多獨亡姊以罵賊投江克承先訓不但屈姊讓其慷慨卽狄姊亦應羨其從容幸逢我公主持風化若復不乞一字以彰義烈將何面目以對姊魂是敢披陳大略仰備採擇伏祈錫以篇什樹之風聲庶幾江上死蚌猶含明月龍門枯桐尚抱徽音其為功德曷可言喩夫廉耻所在死或輕於鴻毛名教所依

言乃重於泰嶽葢其所輕者必有所獨重而後重者始托以爲重然則我公之言固幽壤所含笑以俟而亡姊之事蹟亦我公所熊筆以需也曾何惜於表揚而猶待於請乞者骨肉之情不容嘿嘿耳

劉光震 肩吾江西永新人子雷奮龍奮皆有文名 翼雲堂遺集

復趙雲侯孝廉

憶門下薄遊而入閩閩固財賦之區也入閩而逢寒氈之不肖猶采金山者必棄石探淵珠者必汰沙也門下不棄之汰之而氣味沉酣一月若久千秋若暫

涉齋點 [illegible]

至今念之似仍置弟於清漳鱣堂之上彷彿與門下解衣磅礴之時也怏矣幸矣今歲南宮之役弟遇同人必問門下至否以卜是科得人與否若薛張兩公以子瞻兄弟未到爲展試期惜哉其心是其力非兩門下亦竟不至矣拊心才難寧不三嘆弟仲冬自北徙南入氷署則白雲封戶殆足擬深巖趺坐者雖無從作活而神情甚恬淡寡營幸免於過郎人不免終過之弟亦心不愧而色不沮唯此一節差堪爲故人道其他非其事且非其能也門下薄遊之針非搏崖

生橐中裝乃子長寄一部史記于名山大川古蹟都
會間如此則雖遊不病且有功矣

復羅紋山

開函捧誦何年臺之善自把損至此弟意花不必較
茵褥藩溷總是旦夕必盡之緣故不若看至結子時
一着何如古之行道濟世偶有所格不得直遂迨其
後也身榮而名立此正結子地位年臺當無多讓也

何屬乾 不息江西廣昌人 玉尺堂集

寄弟禺臣北上

惜名士體而往往失之寃竟宿之失未必盡為真文

淸才無兩。屢艱一第。承詢所由。猶向盲問途也。大約吾輩立品不可不真。作文不可認真。立品不真。則為君子所惜。爲小人所托。作文認真。未免眼高手澁。從來名宿入塲。思第一人。寃成局外人。皆四字病也。此際相遇。妙在有意無意耳。劉孝則甲戌及第。東曾堯臣曰。今科率筆為文。乃得之。靜思此語。益知相遇在有意無意矣。愚於此道。殘牙鈍齒。老作阿婆。與吾弟寧為真人品。毋為真文章。斯兩得之。

結隣集卷之十終

賴古堂尺牘新鈔三選結隣集卷之十一

周在梁園客

豫儀　周在浚雪客　鈔

周在延龍客

蘇惟霖 潛甫湖廣江夏人

西遊札子

與吳浮玉

弟病苦無賴道力未辦不無憂生之感故不得已而有是舉人生色力壯健能幾時不以此時大作佛事利生自利而丘壑爲高則枯槁寂寞之腸大雄氏所

世人皆認佛氏爲枯

稿寂冥文

謂焦芽別種不堪紹聖者耳若不出此而避人觀望是市井駔儈心腸豈有豪傑而算利計害爲烏紗長命圖者　弟之徑情直遂略無回互仁兄所習也無如病何耳

郝承健　惟順　玉吾　湖廣京山人

與李太史

自往年七月後不得吾丈一訊私心竊訝謂吾丈遂已忘之迺胡文源歸則謂吾丈猶時時念我也文源出示所贈乃翁大作鄙人莊誦數四愛莫能罷文在

似唐劉子元之文論亦有雅光景常鮮

茲矣惜不能多致爲恨僕蚤乏師承長甘自[illegible]技本不宜漫有言說聞以狂瞽之識蠡測之見恒思有以請正于下執事夫今之爲文者刻畫以求工點綴以較勝則曰可以爲文矣嘗竊思之季子延陵之人誅纔一言耳而千載誦之猶堪下淚荊卿易水之歌纔兩言耳而一時聽者靡不瞋目空梁燕泥薛道衡前青草池塘語涉神助此豈專在於言辭文字間哉抑其意妙天然者固自有在也假令此數種語解後人模擬爲之即如拙工之画衣服楚楚而索其風神

筆勢振盪

似有微諷于大沚

靡然無有所謂與優孟無異者矣僕非知文者毋羨足下博雅宏肆奇調古思方其業舉子時已自不拘拘于有司之尺度矣矧今以文樹幟以史業官褒石渠之秘而博其趣羣金馬之彥而極其音匠心獨運迴出凡流者不知其幾千萬種然僕之所望于足下者則不在于刻畫點綴之工已也夫刋落舊說成一家言此最不朽之盛事以吾丈之富于年富于才又富于學其爲此特一加意間耳近與一友人偶談及此渠乃曰方今之時作者大備凡今人所能言者古

人皆已先言之淺學之士涉獵未周偶有所見便共
之以爲新語不知其皆古人咳唾之餘也此大不然
且如漢高安劉必勃一事自遷固而下未有發其微
者千餘年後却被蘇明允看破作爲權書雖使高帝
復生將不復辯卽此推之天地間道理昔人發揮未
盡者豈止一端而已哉今且不必遠求只如唐太史
竊符救趙論常州新建關侯廟碑此等議論亦何曾
有人道得來試使吾丈爲之當尤必有出于此者非
僕戔戔所易窺也別吾丈久無從商確援筆不覺狂

心至此吾文不以爲妄尚其有以鞭策之

曹胤昌 石霞湖廣麻城人 蔬堂文集

上倪伯屏書

某伏草土中讀先生之書垂十許年以爲當代有范富歐陽而昌福不如明允深用嘆愧及走金閶游鹿城先生儼然在鹿城之中而不敢絜贄以聞者理弱也然竊有感者先生奇才偉負自宜陟木天鎖闥之班而辱以五聽之司厝之萬難之地此何爲者應龍摩天光影萬丈天下之所仰爲風雨也而枯河束身

筆勢詞章亦如應龍之夭夭矯騎風雨百變

則傭夫孺子皆得而困苦之且是物也霈澤以爲施生而鱗爪亦足以觸物故威靈之隆爲螫毒所不嘉文章氣岸亦吾黨之所謂鱗爪也剪剔而刋落之則不足以爲龍矣今世所稱縉紳先生相率爲偶人之揖拜息深至踵頭俯至地而其苞苴之委輸又未始不如庖丁鼓刀悉中肯綮以是致高官膺膴仕斯得耳若夫當世之士推論人物則齒頰之所不及先生今世之指歸也某家衡南實知衡衡之傍爲峰七十有二皆環翼拱服今年春初上雨花臺則尺阜短丘

靡不俛首金陵者先生于此日不猶是哉李門郭筏個自以得到爲榮華何必求通遂稱千澤與以若所十亦有之琅兩禹穴之書多多益善高文奇字落落星斗雄談偉論滔滔江河坐某百尺樓而壯其觀聽亦先生雲雨之施膏我苑黍者矣

與李元美

遥聞翻江墜素之餘更有紅拂党娥之遇此雖亂離之快事亦懼歡樂之不長况西陵羽檄非天台靈藥之山南陽草廬出爲丈夫功成之日而我元美錦[illegible]熊

慨埋葬溫柔按度麗華之詞流連金谷之飲是觴所
大感也古來權臣握鉞雄主側目則有歌舞以見其
途窮田園以示其終老亦有日暮疲策豪氣不施彼
其深宮酣舞之懷要卽祝宗祈死之意而我元美處
盛大之年當盤錯之會豈有汾陽震世之勳信陵招
忌之的而婦人醇酒行樂不休泥淖爲安忘其陷沒
者哉桓元子亂世之桀雄猶以客言盡遣嬖妾況我
元美堂堂之士乃甘腐此七尺乎 弟向坐是今乃覺
悟耳

與周簡臣

長途廣陌不問而知其清明鳥道龍阡相顧而難其茀塞五都之市百貨之所貯也三尺之童亦得以步履於其間而叢蠶蓊翳卽非猱鳥不得以爲升處先生所著凡數十萬言曷嘗有奇文難字詰曲聱牙者哉然其義類弘深意旨洞白是昔者伏羲文王周公孔子所爲進退所爲是非者也上下數千百年之間焜燿者以爲日月晦昧者以爲鬼神孫樵劉蛻之文吾以爲不如子長李賀盧仝之詩吾以爲不如太白

子雲遂已作古四十

吾以為不如天下亦以為不如雖彼四子亦自以為不如也先生言滿天下而化域一方則大用其言而小用其人是明允所云棄天者之罪乎天而棄焉易以坤始春秋以夷貴矣吾繇易與春秋以劵先生異日之所就將裴度相業韓琦膚功日有逼而上之昌黎永叔又何稱焉

王一翥 子雲湖廣黃岡人

與韋子寅

十三年之別何足道哉歸心甚淡隱計全缺筆亦難

年相知僅存此一札殊爲悲慘

述其苦惟睿識天眼必遥知其辛苦神遊我蹤跡處也老年弟兄未審尚一見而後死乎抑一死而不復見乎造化主之矣

劉敷仁 濟甫月幢湖廣江夏人 添學草

與郭無咎

足下于文毅公集以家貧不能舉其全部而以禮佛詩先行昔昌黎有子小史傳其巍科而司較韓集廼在李漢坡公有集人亡爲製其序而過邁無功荷歟無咎賢於韓蘇之後遠矣

呈叔父

譽答詩筒文人第一快事

盛唐之李杜王岑中唐之元白皮陸每閱兩家之集如見一筒之往返真是快事

釋正志 石人檗菴湖廣嘉魚人姓熊氏字魚山 檗菴別錄

與定齋

率天下人盡不殺生自非通理勢亦有所不能而言之透快使

人情於誕日生子日婚宦日大會賓朋莫不步步求吉祥稱意或率然墮一甌折一箸斷一釵必藉藉疑不利而庖人几上刲腸抉胃血肉淋漓則唯恐不備不豐此之不祥視前此不祥孰大使有怨家左手操

人動色則文筆之擅勝也

意本坡公不見用久之迹

隻雞右捉刀當吾戶而磔之必以爲呪詛厭害讐之不置而賓朋之以羊肩豕尻炙鵝鶩來餽者則又頓首謝不遑此之不祥視前此不祥奚異至於病娩人皆繇定業計唯有開籠放雀解網縱魚差可以消宿負今烹宰求禳獨聽命於巫覡一禱不應必再再不應雖三五禱不痠也幸而定業已滿漸有起色則羣鬨謂禱功不幸而定業莫逃終歸於盡則寂然不謂禱過獨不思神而正直溪澗之毛可羞苟徒計較於巵酒一臠以爲喜怒則亦人世間飲食口腹之流又

安能爲禍福夭壽人使烹宰可以延年從古帝王卽以人爲犧牲何不得卒未有至今存者徒戕物命增殺業不可以已乎

答文用昭

世不乏同牀各夢者則古人以千里爲同堂萬世爲旦暮非虛語也世間無足道者出世間法又非可以言宣祇此數行依然白紙

答尹翼子

若實際地理晝夜且無何有三世纔道窮未來際爲

只是個一字說來最醒



一晝夜已是剜肉作瘡況於娑婆晝夜中分人我計究親以有限之年作無窮之業受無邊之苦安有智者而肯自謾若是乎

與李君

奉別以還于今年三月歲三峰一衆饑疲不忍獨飽遂發意打飯供之今七閱月矣中間六個月一日麥粥飯一日切麪與衆同餐總不得純米飯入咽而且病痛不辭寒暑不避[illegible][illegible]有人道陰陽之患相適而來然天亦不以[illegible][illegible][illegible]算益其禍而世間之滅算益

禍者又未必皆有以致之則[illegible]忠所爲固落得做[illegible]
欲言殆萬斛因大故不敢多及

與老諸札脫盡禪和子氣我輩學禪畢竟終有不同處

與石谿兄

擔着頂上枷是處逢人乞生被個老瞿曇今日舍衛大城明日室羅筏城平白教壞欲似我石和尚不出祖堂一步自有天人送供終日洗足坐長夜展脚臥何殊癩狗絕生天之望哉鑑圓長發日正是其時自辰至午暴皎日中持一口鉢如捧將十丈珊瑚放手不得比飯罷歸來臂已强踝已酸非時食不得路上

開河落日之襲風行水上之文

走不得安所來半個開人奔一二十里到渡頭祖送厚福人鬪祇宜哭不是笑不是若起一念心責其疏慢有以知其決不然也茲青萍居士還鄉與有同行之約乃因之致意然京口所得舟是短是長不能前定若不便須俟伊到楚時然後見付達左右知是何年月日目前事無一點由人打算盡若斯耳

與法子錢湘靈

予不文既闌入潙山水牯牛隊裏益不欲為文然見文之匠心者則又笑嚳為開如夜合花際日中也而

論文無文士氣亦是異觀

獨不作一切文人敘跋于義何居乾達婆王奏樂山河大地盡作琴聲無取者無與者無授者無受者如是而已矣重於其中作一分劑曰孰黯然而黑孰屑然而長孰巍巍乎山孰湯湯乎水便與須彌岌峇海水騰波話成兩橛何從澄源老謂迦葉作舞習氣未除然則吾子以是編請又許之何居許子文之身分之聲價已爲海內所共傳述所共馳求而欲然不以爲足必欲向巳分中文言不到處策起雙眉退求倒斷既倒斷巳欠伸欬唾莫非天倪而後回視所爲文

與雷光谷響松濤麥浪以至空中鳥跡水上風紋都無二致仰觀俯察者將貴之爲得賤之爲得乎抑措之可成學之可到乎然則予與吾子亦相遊於曼衍從人貴從人賤從人描從人學則已矣嗷嗷然以爲是世間之文世間之文之敘與跋則是爲虛空安耳穴也吾子不受予亦不受也

程正揆　端伯湖廣孝感人　青谿集

與滅齋論葉榮木詩

竟陵詩淡遠又淡[illegible]以至於無榮木詩似老衲

詩實不拾
兔髮牙後
慧也

見其作斷草荒烟孤城古渡輙令人動作秦月漢關之想

與龔半千

畫有繁減乃論筆墨非論境界也北宋人千丘萬壑無一筆不減元人枯枝瘦石無一筆不繁予曾有詩云鐵榦銀鈎老筆翻力能從減意能繁臨風自許同倪瓚入骨誰評到董源悟此解者其惟吾半千乎

髡殘 石谿祖堂大師湖廣武陵人

與白雲居士

領會受用俱與人多少

老來通身是病六根亦各返混沌惟有一星許如殘燈然未可計其生滅然既往者已成灰矣無事歛目靜坐甚受用觀翁生趣躍然隨處有活計此亦養老之一法也菩薩留惑潤生恐墮無事甲裏石禿如緊夜觀優人登塲大傷目力到得興時是第一安樂法亦顛不得有事無事也何日來幽棲兩人相對無語亦妙多一人則帶情識了也呵呵

作畫與蔡蓮西居士

吾楚湘山層巒叠嶂不可窮盡目為之眩爛足為之

[illegible]意以二行為神仙矛今讀其言字字皆聖賢實濟[illegible]哉世無不忠孝之神仙也

天下富貴貧賤俱有個眞實受用閉戶心無所營何事掃除開門活水青山見在繁華凡得天地之正氣者俱能悅吾之目盈吾之耳適吾之口充吾之腹動容周旋莫不為我開設隨緣取用何曾有意收放與乎人者視聽言動同乎人者眼耳口鼻此心可富天下貧者終不患貧此心可壽天下夭者終不患夭只管不出戶庭功德徧及大千至若妻子田宅目前有無何礙身後聽其自然滅恩愛不必遠室家建功業何妨居朝市小處可修大處更可修却係采山人却

渭水爲予言生平求友菊廬一人而已讀此札信足爲密友也

不外世事

朱日濬 菊廬 湖廣黃岡人

與王昊廬

別去即于本日午後抵黃矣日前遭遇種種細檢往事誰非古人受過的苦而古人處之泰然僕輩嘵嘵正不欲我輩出古人下耳沈龍江云仕宦居家被人侵侮固亦嘗有是事然畢竟是我好處若使人望影遠避無敢拾田中一穗者雖足快意其爲人可知矣此一段話可以破俗情之見消世路之爭昊廬竟能

顧景星 赤方 黃公 湖廣蘄州人

與汪介人

公郎異才文氣如怒濤奔馬當縱其所如聽其自[illegible]此水到瓜熟火足味美之說也亶絕不可令作論刻文文章之道鴻濛難盡一刻木自以爲是矣論者古人因時對症有爲而作所謂借他酒杯自澆窟礧實與過去白骨無干天下古今事勢萬端涉世極深嘗書極富不能得其情狀柰何令兒輩買喙趙括徒讀父書故趙亡稷下學士坐而議論故齊亂況才未必

古人爲論是先有成見偶然發揮者今人是先有題目而後有議論者那得佳

逮古人耶弟愛郎君直道所見幸勿怪

復張長人

兒之文善矣論瑯琊歷下歸安鹿城折衷頗當墨池記在小品中尤矯矯然有爲兒規者近尚入大家亶言起伏段落呼應爲工而不知行文之自然初非有意爲之也乃家居韓柳人擅歐蘇自刻自評其篇幾段某處應某此兒童之見不足道也相羨人者曰此段爲頭爲胸爲腹爲尻爲手足是磔之矣神龍騰空蜿蟺變化不知其爲幾段也而曰吾一段伸一段屈

料刻自評此風十年來始見之眞大可笑事

讀文者所不能發但不過文之一端耳古來佳文之傳者豈盡在段落照應耶

若馭風若籥雲有是理乎自歸安鹿城之說出後生初學折腰齲齒而古文荒矣画竹者兎起鶻落胸有成竹天之生物也具體於胎不節節而生之良工操斤不無節目而刌度先定辯士應變風生從容自若今之為文正如傖農訐訟抵掌竊擬往復訊答又如婢學夫人簡言矜動愈見躁鄙彼真夫人談笑說臨來意簡而言有餘故夫段落呼應損字灑辭為工者是傖農之擬訟而獛婢之簡言也觀今名家何以異是以兄才志埽滌掀翻何所不可願取歸安鹿城月

淸俸之稱將貧字作爵祿一樣看覺昔人晚食當肉緩步當車猶萬安排

峰荊川評閱諸書東之高閣如是數年。弟雖駑。當與兄極論之。

王澤弘　涓來　昊菴　湖廣黃岡人

與陳徹菴

晤蒼門知近況淸苦。夫貧者上天所設以待學者之淸俸。而世俗人視爲畏途。先生回思往日千金入手。瞬息揮盡。意所欲爲。傾囊不顧。其見地曾有如今日乎。使先生而仍如往昔之隨取隨足。其著作品行亦必不能如今日之見地超而踐履卓也。

杜　濬　于皇　茶村　湖廣黃岡人　變雅堂集

答王山長

承教弟傲慢不求友。弟豈敢如此只是一味好閒靜

用但得一覺好睡總有司馬遷韓昌黎在隔舍亦不

及相訪也此是實語。

正襟之言帶以諧謔迺爲吾道箴之

與孫豹人

僕近作寥寥惟以盥經爲日課蓋嘗竊慨世之黃冠

緇流猶各誦其本教之經即吾仲尼之徒亦或持誦

彼教之經呪日限若干遍且刻苦用心不使間斷而

絕妙戲笑
絕妙正論
因想說詩解頤定是匡鼎

吾儒之經反終年不上口以致聖遠言湮學無根本風俗日衰職此故也僕因而思之向使其肯以持誦二氏經呪之工誦吾儒之經肯以持誦二氏經呪限課程無間斷之道孜孜誦吾儒之經則六籍之文曾不抵一部華嚴一藏內景一萬大悲呪耳計可以人人爛熟縱未必卽爲醇儒其可以免作白丁無疑矣此其功效較誦彼教之經豈不尤正大直截不落荒唐哉以此自念生平經學雖涉而不精作文援引僅同剽竊可恥可歎莫此爲甚於是不知老至特于今

作文作人盡此十二字。

年六十以後謹擇開心吉日呼我齋友及兒胥數輩各治一器一罇送老人上學使其隱然監督不容作輟立課簡易用圖久遠毎日溫經不過五葉正課則誦不過十二遍餘工酬應治窮事倘得如此十年之工則六經可以暗誦左右逢原作文不致游移作人不致時樣祿命家謂僕晚運頗佳其在是歟目下先理書經慕伏生之忘年次及詩又次及易禮則寒家世業春秋四傳曾用心一過但經文反不熟此易爲力耳從此黽勉雖長在客中所至無論人家僧舍必

先以此意白知主人然後展卷不然恐其駭笑此白頭老翁尚思應舉也大率我輩天分有限又半耗於詩歌今始專精經學庶幾有得不論蚤晩也既以自勗并以望我同心雖以足下五經紛綸無俟重理然杜詩史記尚不厭百回讀況聖人之經哉高明不以爲迂則鼓舞老蒙童多矣一笑

與蔣前民

居恒念足下之貧而貧與足下等無以相助獨有一說差可以奉廣嘗記少時外翁王養所先生語僕云

平心論去我輩固居然大富翁也

其先尊君雲澤公官至宮保尚書中間敭歷按浙撫淮仕宦四十年致政而歸橐僅千金及疾革執其子之手而歎曰吾備位大臣潔巳率下奈何家有千金吾豈營壟哉蓋當時前輩脩廉隅矜名節大槩如此以此推之仕宦四十年之尚書以有千金爲媿則一日未仕宦之措大有十金即爲至多矣足下豈不嘗有十金或至於數十金乎又近年姚江劉念臺先生官至少宰總憲而家私僅勾一担人號爲劉一担今足下雖貧點檢室中收拾雜碎豈不猶有十餘担乎

則是足下之富乃尚書之所甚愧而總憲之所遠遜爲不如也奈何尚憂貧哉　僕此語雖近於戲然士大夫要不可不聞此風然後知節操之足重淡泊之可貴而世俗之以貨賄相高惟利是務者爲去古太遠也於此時加體認其爲安貧忍苦增氣益志受用無量其法僕嘗私用之今始與朋友共耳肥馬輕裘可敝此不可敝珍重珍重

示兒

讀二典三謨及禹貢之文何等爾雅風致至商周之

書盤庚五誥乃更詰曲聱牙因知論語平易正是吾
夫子文章起衰直接唐虞之統不但道德巍巍也知
此并可知真唐宋優于假秦漢矣

答汪秋澗

承問云云可謂高人有不急之務矣敝鄉有詩而無
畫屈宋將無論至子美浩然兩襄陽其時畫道盛行
亦不聞楚人能畫者爲誰至近代二百年中長沙下
雉公安竟陵五先生以詩迭起雖論者不一然固已
皆爲詞壇盟主執牛之耳矣獨至于畫無卓然名家

者直至今日突出兩人一爲石谿禪師一爲青溪太史僕前後見其巨幅長卷雲峰石跡迥絕天機原本古人師友造化未嘗不歎爲神品不知何以不出畫家則已一出便到恁地猶之西江理學節義之鄉素不會詞曲一會便爲湯臨川使作者盡出其下皆天地間怪民也

開崑曲之源者爲魏良輔貫亦西江人孰謂西江不擅詞曲

又

僕向謂詩文書畫之壞至俗氣二字止矣無以復加矣今始知有甚於此者時氣也或者不以爲然僕爲

時氣二字不可不戒然即俗之變遞適時

便無高品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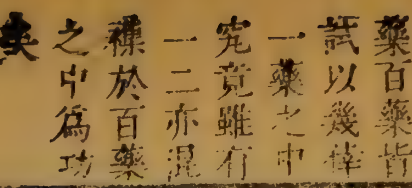
舊窑賞鑒有餘有時不如新窑之適用

令人求文如庸醫用

鑒賞以曉之曰時氣之爲物猶之近日江閩新窑倣宣窑成窑嘉窑欵識燒出瓷器非不標致淸雅而其一種令人厭薄處都自不可解若是眞正舊窑雖復欵識稍俗亦自可耐此非時氣又甚於俗氣之一證乎雖聖人復起將不易吾言眼中翰墨紛紛惟足下堅守古學而無時氣僕故盡情言之不足爲外人道

答卓火傳

手教再四促傳經堂詩此詩諾足下有年豈得不作



藥百藥皆試以幾倖一藥之中究竟雖有一二亦混雜於百藥之中爲功矣

及見惠示李果堂碑文典則多風則謂此堂只消此一篇文字便足其餘槩可無作古人求人請文只求一人一篇可傳不似今人亂提市傭無所不有也然使僕竟自不作則似此段說話秖是自作游說蓬勉成二章奉去其實雖拙作可無況他人乎狂言并發一笑

與張虞山

蒙過獎拙作序文多有道之言不敢當此文特見其端耳未盡也蓋愚見嘗謂男子之能詩賦文章猶女

更有何者不是本等事

子之能紡績針紉只是本等事無容矜與其不能者由未受之于天於已無與亦猶女之拙者於紡績針紉有所不習亦由未受之于天無可奈何正不必深媿惟於節操大閑則無論女巧女拙皆不得草草也

世人能詩文而自矜是女子之自矜其紡績針紉也矜所不當矜也不能詩文而自媿是女子之自媿其不能紡績針紉也媿所不必深媿也此乃至平之論無絲毫之矯激苐斯人憒憒相蒙耳足下知吾言故并及之

答友人

僕之論學。於朱陸兩家。總無所解。而獨以涑水氏不妄語爲宗。蓋人能不妄語。則行必可言。言必可行。爲躬行實踐之君子矣。至論其功效。則尤爲最大。試爲足下陳之。今夫家庭之有離間。妄語者爲之也。不妄語則離間絕而家和。朝端之有讒佞。妄語者爲之也。不妄語則讒佞絕而國治。民間之有訛言。妄語者爲之也。不妄語則訛言絕而天下安。以至于處朋友。不妄語則無風波。處鄉黨。不妄語則無爭鬭。作文。不妄

立身行已不妄語是第一義然始于不妄交未有妄交而不妄語者

何有名士終日妄語覽此亦當自愧

語則不至顛倒千古之是非作詩不妄語則不至淆亂一時之情事自古及今和平之福休祥之應未有不由於誠實之君子而破國喪家亡人未有不由於妄語之小人者也至於一種士人不務修身積學而專作妄語用自粧點其爲醜態尤慘於破亡近已有爲之而敗者然使後生初學輩有所鑒戒而妄語不至於太甚則若人未必無功也蓋僕始者不過遣細人妄語之累有所激有歎服涑水氏之爲聖人耳久而方知格致誠正修齊平治之道率不外是則歎服

節此便是不妄語知于皇晚年學力之進用成語改字處最似古人

益至而從事益專焉但僕之資質庸下骨力軟弱爲之覺甚難兼世道尚僞如操千金之璧而行於盜賊之途兢兢乎惟恐其失也吾夫子稱忠信篤敬是邪可行益賛禹至誠感神矧茲有苗豈欺我哉足下老學幸不惜鞭策使益堅所守是愚心所望也企切企切

復粵東屈翁山

僕知足下久矣蓋古魯仲連之徒而僕之同調也兼知日者足下所與游處有甚好僕者亦有甚忌僕者

序其相知之深不用一挑點語最難措筆

夫好僕者之疎不如忌僕者之密意足下之耳必多忌者之言自分長與足下未卜定交之日矣乃玆者歡然相求以大集序言見委賁書造門再四而不厭而且書詞之婉稱謂之謙若曾直之于子瞻如見所甚畏者則是足下不但不用忌僕者之言亦并不盡由於好僕者之說特達相知不隨流俗共明審之識有過絕于人者也夫士貴有骨耳然無識之骨秪是頑骨昔魯仲連先生惟其負絕識不同于戰國之游士是以其骨力之堅橫亘千古至今仰之嶄然如萬

丈之峰峻削而不可及今足下負識如此其無乃行當接武仲連先生歟僕尚未焚棄筆研頗著文自娛不序吾翁山子集而又將誰序弟懇足下少安無躁僕僕一日遊山水快意時縱筆疾書文不加點乃爲合作耳暫復

戲答練石林

僕固好爲古文日與能古文者游然而非今之人也蓋自周漢左馬以迄南宋陳同甫又新參一歸熙甫而止鄙以下無譏焉若來教其某君僕未嘗識其人子

瞻所謂直懶耳別無說然頗聞人傳其自滿之說

令人致惜大抵一時新銳風氣如此不必深論也獨怪有一老友年大于僕亦復風氣移人打入少年場不窺者舊傳妄自非薄矣吾文勝昌黎是何等語也釋典言譬如小民自稱國王徒取誅戮爲可憐憫者何其多歟僕嘗言雖有絕代文章掀天事業一着色相便是俗人何則道眼不開也况今人使倆可知者乎然此猶是莊語僕又有一諧語可以奉入足下雜著中者近有一友爲僕述某公一介不與却未一介

諧與謔俱是文人勝處

不取可謂一邊伊尹萘舊有此謔也僕應之曰今某公無周公之才使驕且吝豈非半截周公乎聞者莫不絕倒直是天生絕對必傳無疑足下蒐羅編纂多年今始得此歷卷笑抃可知也然從此當與足下動色相誡毋自入甕乃可哉

又

貽我壯悔堂集美材哉然此道之難言全在丹與汞之分古人沒興煞是丹今人得意煞是汞吾未如之何也已



與減齋先生

聞先生欲選今人詩一部不著選者作者姓名可以得眞詩又可以免情面干前息怨爭於後　濬初聞而善之已復思之仍有未妥者夫人之好無名之名也甚于好有名之名也何則有姓名而或錄或不錄則其錄與不錄之故姓名猶冒其半今不載姓名而顧惟其詩之存則是其美惡全在乎詩美者眞美而惡者眞惡更無躲閃之地有無以爲榮辱去取以爲喜怒吾見其什百倍于有姓名之選則情面于前而怨



爭於後者不益甚乎況衡鑒出自先生尤與汎汎者相萬將見選方經始而衆已喧傳選者之姓字抑之而彌著此尤好名之士所一飯不能忘也然則先生于當世之詩一無所論定則已如尚有論定則遴拔精而人自服何必不留姓名乎不留姓名則又不如留姓名矣愚見如此惟財察其是否

杜紹凱蒼略湖廣黃岡人退思先生第三子于皇弟

綠督堂集

與吳山賓書

以一身審處于古今治亂上下苟遯世無悶嘿行吾

言之涉人齒頰

志又不能已已則必論其世焉世者卽著書立言者之地吾地不可爲他人奪寸步尋丈皆吾疆土也抗之則不必墜之則不可如蠖之屈龍蛇之伸乃富貴貧賤升沈顯晦不同之極致也孟子曰誦其詩讀其書不知其人可乎 弟竊嘆今之碌碌富貴者什之七碌碌貧賤者亦十之七碌碌富貴不足惜碌碌貧賤假終南爲捷徑亦不足惜惟僥倖千古橫踞壇坫使通都大邑深山窮谷指曰此巨公也按其著作旨趣茫然克隱而已我輩豈可隨其倏忽哉

寫得幽秀如讀一則玉壺冰

羅世珍 以獻 湖廣漢陽人

與張鹿牀父母

昨自磯上乘月放棹覺衣袂皆白雲也頭陀寺裡高閣宿星漢使君一憩其上得聽黃鶴仙人吹笛無恐梅花既落楊柳方生君且不勝故園之思矣奈何

與譚部成

夜來鳴雨如注簷溜與溪流相亂如深山洞壑中使人塵夢一醒早起見萍痕漲綠村徑皆水又孤墅如島抄書之外唯與梅花共飲幽興入懷忘却甑竈皆

絕頂議論

空此皆貧者之不足而造化佐之以有餘得喪物我之外有此一種便宜處除林和靖陶靖節諸人未易得也走以相聞能欣然着屐否

嚴首昇 平子湖廣華容人

與王季豹

初春接手書大驚想今了此局矣人生極難處分者惟得志時事耳伯玉不動心便是聖賢盡頭學問若區區不得志事容易了過舜禹生平轗軻艱難不知多少夫子不以此服舜禹獨服其有天下不與所謂

南豐得力太元甚思要見古人專求自得不隨人呼

忍痛易忍癢難也老兄學問深厚逆來順受一切歸之造物天下事不但得喪不繫人禍福不繫人即善與過亦不繫人付之無可奈何已耳

與黎石龍

古云夫子惡乎長聖賢雖無所不長畢竟有一件得力處因思古人之學雖博枕中要自無多如太傅之鶡冠中郎之論衡南豐之太元東坡之賈誼陸贄莊周皆然公與穀相去幾何而傳不治公羊齊不治穀梁何其專歟今人于書無不讀實未得一書之力所

以古人少今人多古人難今人易古人遲久今人敏疾而得失正復坐此詩文亦然子美不作四言詩太白不作律詩杜文不逮詩蘇詩不逮文近日如元美勸人勿作和韻限韻詩白雲顧治五言近體要皆以其專一遂得精工今人有一件不能輙覺面赤畢竟無一件到家則何益矣老氏云知者不博博者不知頃見馬文伯孫子章作書鍾王顏柳縱筆自如弟笑謂古人何獨不相兼也弟十年前志過于才思得無書不讀靡事不爲邇來竊自揆量無多望矣曾有何

本呼不斷無起無止其與樣好叟号

云漸老憐心小久陰覺蔵殘仁兄聞此當首肯也

告同人助鏡如上人歸山書

僧寺自東京白馬寺始迄隋始有寺田六波羅密布施第一爰是民之欲富者思爲僧非僧或無以食無以居也僧民之祿也晉時待出家以上賓隋授沙門以學士至唐乃有開府儀同三司者近代給牒得優免與官府抗禮爰是民之欲貴者思爲僧僧民之爵也先代度僧皆由考試中試者給牒披剃僧亦有賢良方正博學宏詞也後世例以輸粟給牒僧亦有算

逐段有變化又是無意

皆郎酎金侯也石頭盛時每數十里置一僧郵爰是民之好名者思爲僧僧亦有甘陵二部及蜀朔及近日東林也其有不得志于僧者一杖一盂惟意所向僧中之穆天子司馬太史天下皆是也蓋自是天下名山强半歸僧僧住山必峰必巖必岡佳處輙爲所得老樹怪石精廬淨几入其室者輙有異懷爰是大人君子之不求富不欲貴不好名倦飛知還者咸思爲僧僧又民之歸也鏡如愚選勝結方丈題曰歸菴匪鏡如寔歸余等輩咸有歸爾余輩既願其歸當俾

其有以歸歸而有以居有以食也哉是第一波羅蜜

與薛諧孟先生

杜陵詩之聖也無三十以前詩僕已刻詩皆年二十迄三十詩少年自信過勇好名太急想當爾耳用是欿然內慙久矣憶戊寅秋携是詩于江陵朞年聞剃之一二少年摘句笑予僕未或作語曰得失自知不其然乎丁亥冬山棲無事簡未刻詩既竣取已刻詩閱之如選前人詩又如老生看後輩人詩毫髮無可歟有任臆謬古人者有沿襲古人者有自矜獨得不

寫出性情可想其詩之妙

知巳爲古人先得者有意佳而未達者有旣達而好盡者大約玲瓏有餘蘊釀不逮爾時胸未萬軸跡匪千里不知而作無惑其然今日者匪日日益庶幾知非是故慙之慙之乃復存之何也當時山河未改風景自殊父母愛之兄弟無故童心成羣開口常笑天地之大舉井予有舉不足掛予之懷自喜自憐旁若無人固十年來所不再得者若乃未老而悲未窮而怨天下未嘗大亂而嘵嘵然如有瑣尾流離之音一似得氣之先者僕亦不解何以不幸而言中乃爾也

僕以是慙之終復愛之踟躕累夕删者十三竄者十二先生視是詩無作三十以前觀可也

周蓼恤 貞萋湖廣大冶人

與江寧友人

以道德文章之事與朋友往來未有匿避而不覿面之時然亦有有時不覿面之朋友以道德與文章非今日之所急也古人云併道理亦有論不得之處真至言也

結隣集卷之十一終

周在梁園客

豫儀　周在浚雪客　鈔

周在延龍客

何如寵 康侯芝岳江南桐城人 文端公後樂堂稿

答某君請謚

尊公真品亮節一一與易名相應但此事方在紛拏俟論定之後當不令故人之憾遺珠耳三台之尊以頓還為快一字之袞以晚得為榮想足下策之審矣

正人不作優語

荐一儒官敍致乃爾其推人之摯

與池州守薦曹廣文

銅陵訓導曹生棊者不佞爲諸生時以道同盟以技對壘者也爲人宏博如武庫其初塤篪鵲起有在昔五官陳思時目其仲氏孝廉與不佞同舉于鄉者也以應制玉樓先後凋謝此生既晩才得一廣文齋爲靈光殿不知造物之眎曹氏者何以異古鄴下邪君侯高誼熱腸必能以伍㑹哀曹生亦必能以說項諒不佞者也

葉燦　曾號江南桐城人

與某君

詩難言之矣三代盛時無論公卿士大夫郎牧夫游女皆涵育於先王之澤而湛濡于教化之深吐詞爲經矣曰成訓何容揀擇夫子晚而删詩僅存十分之一所存少而所去多何耶聖人造化之筆世儒何能窺測其微旨而逸詩之傳於後者又皆可歌可咏可咀可味門弟子皆能習之而皆能言之則聖人之未嘗一槩抹摋之也亦明矣而至今傳者寥寥或後人遺失或經秦火皆不可知而當時親受業於聖門者

畫寫胸懷如海涵地負便是事事無碍法界

道理如是知得如是又不妨作分別見蓋分別見亦大同於道理中也

說詩又各各不同嘗詩爲活物聖人固未嘗執一說以定人而人各以其意見自築一宮墻別開一門戶耶禪家有活句死句執其死句則此心自然非彼心一地不能知二地爲元微之之優杜劣李也可爲楊大年之以杜爲村夫子也可即爲近日之呶呶王李蒂也亦無不可得其活句則放開眼目恢廓胸襟永明不云乎衆生言論悉法界之所流外道經書盡諸佛之所說而況李杜元白蘇黃諸大家及近日王李鍾袁諸名士即其中不能無利鈍何容輕置擬議于

清潤筆墨所難

其間耶僕癡鈍人作癡鈍語以請教於公不知以爲然否

吳用先 體中本如江南桐城人

函玉山房集

與袁先生

年丈冥心真諦徹悟根宗流雲泡沫何足濶入靈臺自伯修去後調歇絃悲金銷蘭滅覽玉霜之夜下目旅雁之晨飛俛仰無聊依棲失所吾兄郎芥視軒冕留連桑梓于 弟輩獨無遐心乎 弟頭顱如昨伎倆靡他燭武嘆其近衰馮唐未知將老非惟藻思半凋抑

叙事別異尺牘所難往見漢魏人時有作此等語者

且濃情頓釋任呼牛馬孰辨雌雄獨有無生一事終難透脫翹首大德指我迷津荅　弟之憶兄正以法侶漸稀塵坌滿眼如兄之冲虛恬澹針芥相投恨不獲促膝論心之爲快也真切真切

姚　康　休那江南桐城人　龍城山人全稿　酬債堂集　所著有太白劍借泪亭本草

荅公艮

弟近委頓已甚强半山中臥時入城爲有如火牛者見迫耳頗欲一覓看西泠了雙眼意亦欲一看仁兄了入口意今皆不能其一足所不能其一面所不能

君開此徑
但號癖者
少耳

也然亦不知竟能不能否仁兄雖仙令恐[illegible]

時不如聽弟此語足發一噱

與人

閒居適性此福在堯舜揖遜之上人生那得如此切

忌妄想

劉若簪 爾明一齋江南桐城人

與學人

今日又恐
養濟院中

公府衙門掾史胥徒之養濟院也琳宮梵宇黃冠緇

衣之養濟院也士子而不經明行脩但取免徭役持

有凍餒之人

門戸是亦以膠庠爲養濟院耳程子所謂浪然爲天地間一大蠹者非歟

方拱乾 肅之 坦菴 江南桐城人 甦菴集

謝冑薛疆賀七十

不肖馬齒日增鴻爪莫定蘇卿雖返衰顏難畫麒麟杜老未歸浪跡空占烏鵲人傷蓬轉天縱樗生每見年世兄孝友承家風姿類父言滿天下人欽班范之傳德比古人心念陳荀之舊徑蒿且啓時勞載酒相過江水春來屢拜分甘遠惠頗如劉峻負愧深交每

錄似坡公

感王孫不忘執友行年七十落貧賤富貴患難曰一
身而少不如人何況今老時逢三五觀進退存亡得
失之九德而我躬不逮安敢多尤已命兒子杜賓朋
唯自敘行藏大略回念生平幾知已但私憐語嘿殊
方忽捧鴻魚兼披瓊玖厨羞載錫海錯分甘更拜佳
章益顯至德蘇張近體遠過六代之波流李杜鴻裁
能暢兩家之委曲令門舊侶因老子而追念尊君益
重我山陽之感東海偕奔際平時而轉懷往事願無
忘同谷之行眉山父子已多材而加以杜陵野老陽

用事能自抒胸臆無詞人滑賊之氣

羨書生五色紛披滿堂驚異王家兄弟皆名士而重以龍跳筆精虎頭墨妙千秋競爽當者逡巡白髮如賓頗愧梁鴻之老婦青衫作客常憐劉表之諸兒何敢當荀龍竇桂之稱兼寵以江草莊椿之比雲霄誼薄雖敬老爲其近親金石情深快知我莫如君子拜登鼓舞奉命殷勤素壁高懸來者皆欣三絕清齋朗詠老夫如獲百朋楮木詞陳期命袁安之駕牀頭釀熟豈徒袁紹之杯唯願春酒頻斟百歲分觴于父母夜光遠曜世交永締于雲孫臨楮欣瞻望風欽謝

方孔炤

與人論詩

關尹子曰道寓天地寓舍可指可論之中邊則不可指論之中無可寓矣舍聲調字句雅俗可辨之邊則中有妙意無所寓矣此詩必論世論體之論也此體必論格論嚮之論也韓脩武曰汲汲乎惟陳言之務去數見不鮮高懷不發此誦讀咏歌之情即天地之情也目以急口婾快優人之白牧童之歌與三百乎何殊然有說焉閩人語閩人閩語故當閩人而與江

眞讀書明理之言足奪人意

淮吳楚人語何不從正韻而公談夫史漢韓蘇騷雅李杜亦詩文之公談也但曰吾有意在則執樵販而問訊呼市井而詬誶亦各有其意在其如節奏不堪入耳何此一揄也謂不以中廢邊何

采　文端公孫　第五省齋江南江寧籍桐城人

與減齋

手敎嫣然

粵東古來輪派遷客地也坡老云邇來三月食無鹽弟食有鹽矣先生肯以青州從事許我當撤鹽爲報

又

一落筆便引人勝地省齋固自韻

溽暑蒸人竟如一丸封戶戶外事絕不相關致車騎

言旋遂疎趨候罪甚委書贈人耶擠璧耶幸示無誤

從事佳墨如襄陽公百縑足令皇甫湜愧死

又

老蓮筆子真生平所未見況出自懷袖乎終以未得

佳句爲枝候開春爲我成之方稱全璧何物支道作

公口實耶側理領到明春誓不作一字然非所論于

公三萬六千場日日以筆墨供清鑒最吉祥事其何

敢辭

韻筆韻古
省齋兩檀

又

花前沉醉幾吐丞相車茵猶幸潦倒顛狂為司空見慣當不罪耳石公画何日可得耶

又

暑天寒氣中人如小人之中君子往往在不覺處道體須珍攝然亦不宜太煖弟體中尚未平今日更苦眩暈札中未言及恐煩軫念耳觸暑逼謁正見此君皮强骨徤亦止謗莫如不爭之意公炎天尋煖處坐炎炎天尋爰處抱者何如公亦有趨炎之術也歟

爲之浩歎

又

五日近矣節債逼人方知屈大夫從彭咸之所居只是躲端午耳公當一笑

又

數日米價頓長舉家不能辟穀冬衣典盡而質庫又不容葛衫抵出非餓死應凍死矣縱是活釋迦佛活濂洛關閩也挨不過如此冷清公雖無聊尚想到參禪學道勝我多多許也

又

兀兀幽居。幾寒盡不知年。方因豪債追呼。始憶年前無幾日。通身汗下。如觸翻湯器時也。窮親貧友索曆日與追呼等。敢以此小小債累先生。多多益善。

方震孺 未孩 江南壽州人

與惠元孺論禪書

文人談禪類爾可悟其意其實有不盡者

禪者。箭鋒石火。邊事良馬。見鞭影而馳。得其意而已矣。如以跡求之。刻畫肖象。愈似而去之愈遠。先生直捷掃除。自是能大士一流。業已目擊道存矣。而又問日課於念士。念士者。所謂刻畫肖象而未必得其跡

不作一死煞語是禪家機鋒

者也使念士而可以益元孺何異無鹽東施既痔且瘦乃向洛神飛燕而佼語曰卿若何步若何低回若何薄顰若何拂衣顧影不亦可姍笑乎哉雖然如元孺者乃可以問課使元孺訑訑云禪已在是則所謂目擊道存者跡而已矣

龔鼎孳 孝升芝麓江南合肥人

與鄧孝威

道翁以吳趨之妙族生東陽之秀里少弄柔翰長交倩流瓊華敷藻于外中璧樹含芳於左右氷絲鮫雨

香艷至此令人悔為夫家

織子雲油素之書范艷班香祧孝穆珊瑚之位名動卿相文滿國山兼以神檢孤超門風蕭澹清鮭濁酒時等味于五鯖謝米潘輿尚待資乎三釜而人惟菊似客許蓬開孔座雖登氣長橫鶚嵇疏獨許性不馴龍卓乎孺子之遐標不愧真長之畏友即嘯咏引盈於叢竹而介貞彌表于猗蘭矣爾其為詩也遠規栢梁近矩魏晉揚開抗脣上初下晚漢粧巫雨宜大呼上天子之船御柳宮烟會特勅入舍人之院香奩句就步為花搖紈扇笑廻鬟將柳縮莫不比音八律絜

采七襄閎兼出而並奇紛雲屬其波委也若乃簫當橋寂山高紅樹之鵑角爲晨吹城璽玉鈎之月鈿轂繡柱半藉芳塵瑤瑟翠翹同銷烟草昭明溝古傷流水之難回杜牧情多怪珠樓之似夢固巳身同秋士賦咽蕪城飛絮飄搖蘭成自語空江杳靄叔寶能愁不只閱斜日于鳳臺遙題吳晉眺荒潮于越嶠獨響鷓鴣矣夫詩之爲道以言性情論詩于今尤必取諸懷抱懷抱遠者其人必忠孝其語必幽森其取友必簡嚴而遇物必深厚正則之想靈叫帝愬茝讋葹捐

正則拾遺對寫兩段此格見之儷體文人無所不可

玦珮于湘君告然疑于山鬼頓使離離清蔚起楚水以波瀾終古而還椒者猶椒桂者猶桂君子以安其靄雪美人以爛其車旗拾遺之困蜀哀江聽猿拜鳥驪路腸廻于罷酒故園眼亂于隨風乃猶娓娓龍湫覩春姿于溪壑解人難索哭者自哭歌者自歌臣子以奉其日星朋友以召其風雨蓋兩君子生當憔悴世隔悲懽或含辭負屈絮語如顛或泛梗依人低頭忍泣開萬世柔腸之祖最宛轉而不聊入老人失路之心偏酸辛其有謂長饞離託漁父何抑其悱其懷

抱有如此者道翁逸才曠世少年負盛名狎獵上林

方當搴壯乃吾獨觀其意思所寄蒼茫綿邈一往而深似此心期不睽今曩吾安能再把臂于寒谿老樹邊與吳陵諸子揖騷而坐杜兼索水部于季孟之間耶。

與冒辟疆

洞老至都出示手函一時風雨颯然玉碎珠銷斷魂千古弟于宛君如嫂雖欽鬱金堂下一拜之緣而玉蘭花底醉瀋淋漓猶髣髴歡場宣揚幽馥至今美人

麗句纏綿正使子山孝穆猶未夢見

雲氣繚繞玳瑁之牀香魂有知姍姍紫幄中尚謂金蘭譜中人有為助哭申吁泣名花而悲曉露者不可云非弟管幅之遭也阮公鄰女之戚情至不堪況于我輩骨肉關情尤宜分痛鍾退谷云好友在四方而造物或妬之矧其在閨閣之中天不憐才遂令犀鈿蟬鬟與文士平分鸚鵡之恨道翁其姑念玻璃易碎能少解黃塵碧海之鬱陶乎憶語大刻鍾情特至展之不禁雪涕沉香親刻管夫人不是過也詠詞一千餘言宛轉悽迷玉笛九迴依猿三下矣欲附數言于

芳華之末爲沅澧招魂箸箋探賾絜語神傷而蟋蟀哀音轉多幽咽屬思未竟惆悵無端徐之必有以祝桂旗而酹翠羽未敢忘也

孫國敉 伯觀一名敉江南六合人

與大梁張林宗

世之集句者弟惑焉沉鉤而出比目舉弋而落雙飛雜取舊律中既耦之佳句而另集成律攘爲已物如是而已耳弟每思之先喆佳聯久著詩苑譬則文簫之與彩鸞蕭史之與弄玉葛洪之與鮑靚各以仙而

騷雅多風

耦者也梁鴻之與孟光鮑宣之與桓少君龐公之與龐妻劉凝之之與郭銓女嚴光之與梅福女各以隱而耦者也王凝之之與謝道韞竇滔之與蘇蕙趙明誠之與李易安各以韻而耦者也此既天生佳耦難容生割而人乃公行剽竊別爲配耦必欲重婚秦玉於梁鴻再醮孟光於蕭史强匹易安於右軍則毋論伉儷非倫共傷心於珠璧之點抑亦摹擬多事或血指於鑿枘之訛作者襲舛而莫悟其非觀者沿習而漫呼其好豈不千古一大冤案哉弟思前人詩中自

運筆命意如承天寺月下松柏

有隻句之佳者焉古則有音律恰調之句律則有起結不對之句絕則有簡練可對之句余乃擇彼孤芳覓其奇似巧爲媒妁各遂應求雖有移桃接李之勞而無截雀續鳧之病豈不煉女媧之乳液補天地之遺憾者哉嘗則上帝遣天漢中白水素女化爲江上螺而畜於謝端之家以爲耦又若周瑜之得小喬爲耦司馬長卿之得文君爲耦當其隻也若有所待當其耦也若固有之豈不千古一大快事哉又嘗則林逋以梅爲耦干將以莫邪爲耦箕以畢爲耦斯又得

極似柳子厚黔驢等小紀

耦之神而遺耦之形者也集句者甚多而集隻句爲新耦者實自吾弟始中間或所耦非倫者亦願足下爲我正之

孫沂如 阿滙江南六合人竹乾先生子

與錢湘靈

昨暮有所見見鼠方得意拱穴爲猫獲之而獲不遽咬也縱之去復爪而回徉伏挑之使蹶或拋擲覩其僨仆相偋無已鼠忽怒掉面向猫反怖爲意顛辟齵齒疾呼如詈猫益玩舒趾撩撥鼠忽嚙猫趾弗釋猫

痛失聲亦怒始噬鼠首如折氷柱而其趾亦血矣鼠死猫亦棄鼠弗食而自舐其趾之漬若悔其齧之不蚤也鍼牛以道眼世法眼并觀之當宜何從

答顧偉南

前教云內苦偪側外苦憂患弟以為非多事也方寸莫廣矣坦矣而人偪側之物往而不納而返焉而憂患起矣益偪側其方寸以敵憂患而憂患熾矣天地之大兕甞無所容而呼伯助乎莫若坦於憂患而憂患彌烈方寸內五嶽四瀆列國備焉而仍謂偪側者

今人講學往往誤入禪家不知真禪家正不如是

未聞道也道彙古今治亂禍福而通之則謳側化矣何憂患之足云

施閏章　尚白愚山江南宣城人

復竹關老人

熊伯老寄語云云未免病痛近人談道往往騎着兩頭馬轤轆不在手名為不倚其實已離大師逼其窮究是高一步法若向脚下一棒且問擇個甚麼正恐茫無着落擇善固執是不倚根基止要加存養先儒云養出端倪不有種子端倪何在不知養守道得着

尚白西江歸一船亦不能自存丁輩為賦賣船詩然尚白未嘗沾沾以廉自命也

否近略體貼叩盤捫燭知所不免今止求一肯門肯
捫之人耳來教以無我為過關以因物之則為適當
此正訣也終身被服矣

答友人論廉吏書

辱示苦節不可貞居今之世不宜以廉名教督意甚
厚然弟非能廉亦非敢以廉名昔人云清畏人知必
以此見知于人陋矣弟何嘗矯矯焉自稱廉公私徵
索不已間稍自解暴以語所親其知我幸也其不我
知也默守而無悔有婦守此以待其夫子舅姑揭然

凡數設揄只覺其古

鳴于衆曰我不玷爾帷薄一室之人必大笑以爲婦固然也終歲食貧室中虛無有婦飽糠粃而甘旨奉舅姑猶曰詬而責以三牲五鼎之養宗親內外又日迫而索以牡犴之速雜佩之贈譁聲交至婦必怫然謝曰吾非倚門倡安從辦此非以此自多情激勢蹙聊一云爾也弟之所處或有類于是夫吏之事有百莫先于廉婦之行有四莫先于貞婦無它能而獨以不淫鳴固已悖矣假令牆茨見醜而侈然驕語其夫曰我雖不德而善女紅能辦爾家事其夫有不大慚

何以書紳

而唖逐之也哉今爲婦或不幸如此乃不見逐于夫又從而寵之婦輙以驕娣姒然以告東隣之嫠婦去之若負塗矣人之才志不同未可以不識時相病也昨爲兄治裝亦不敢不略盡兄故知我者幸恕此老婦鄙便還答想復一笑

與所親

我輩既知學道自無大戾名教但終日不見己過便絕聖賢之路終日喜言人過便傷天地之和

與張某

所示某公德政録詩頌并序甚勞捉刀讀之不免泚汗使當事賢者身受之且賺我爲何如人弟不敢謂當事無足稱然我輩立身遣辭亦自有體何至作如此牙舌昔人謂輿論之是非勝官評之黜陟以輿論無私也況彙集羣言刻爲大帙存之旣久賢否混淆往賺學山左縉紳之子有爲其先人請祀鄉賢乞香火生者或鄉評無甚著輒出其在官頌德之書爲稽據觀其書大抵東南人所爲也南俗善佞虔不自公始然公長者願後此勿復爾愼勿一字假僕旣不爲

此等書乃亦有用得着處

義正詞嚴

僕累又不傷公盛德所謂相愛以德也士日飯脫[illegible]不一升亦安往而不得貧也言切而直惶恐不宣

張習孔 念難黃嶽江南歙縣人 詒清堂藏稿

與門姪某

如此理學真有所見不可與迂腐一例看

一陰一陽之道當兼造化人事說先儒單主造化故有理氣之說其實至淺小事莫不有一陰一陽迭運處如夫婦居室非有氣之可言也不過理當如此而已矣汝輩體貼此意便見得道不可須臾離而與一貫之指川上之歎萬物皆備之說相合矣

冷水澆處令人陡然一驚

又

近日看孟子窮不失義故士得已焉深歎其妙已者人之自已一向在何處今乃得之由是推之人之失落自已者不知幾千萬矣人當窮時所存者惟一已耳乃又并其已而失之可勝歎哉

吳宗信 冠五江南休寧人 履心集

與王隆吉

晉人云酒令人遠遠之一字足引人飲帝曰剛制於酒剛之一字足止人飲 弟不能止酒而顧以酒遠名

小物語　[illegible]人渠

亭然不三蕉葉酩酊矣願足下於剛遠之外別有[illegible]
導我

與朱際有

承示窰器騾觀外膚薄凜不敢觸以手駭嘆久之再審之內體不固定其爲僞乃知世人不內固而專飾其外者愚人以騾耳世詎皆騾人哉

與周雪客

耳食蒟蘭久矣昨入高座寺舌始載之味在鹹淡外想卽南唐歸宗寺之淡鹹蘿平因憶阿翁蒲笋同分

今日安得延伯玉一洗禪林之穢

三月雨蘆鹽閒對六朝僧之句一嚼一味

與吳介茲

予最喜蕭伯玉先生之王祠祭也與諸髡約法三章妄談詩禪者服上刑肥雞豚畜妻子者次之呼盧浮白操縵安絃履絲曳縞類俳優者次之蕭先生之惡詩髡如是哉乃今無僧無無詩無僧無集無無詩不可爲僧不可稱善知識甚至有善知識俗臘走使數千里遠近徵詩爲泥金屏障以爲祝頌者嗟夫僧固作[illegible]詞乃爾爾此據下先生見善知識輙稱曰名士[illegible]

程文林瑤生江南休寧人

留月軒集

病中留別寧野四兒

昨自宛陵攖病過新嶺甜憩僧舍憶前冬吾兒度嶺風雪漫天兒挈 弟扶一行十躓氷花雪蘂纍纍吾兒鬚眉間 弟顧兒笑曰儼似海南水晶人兒亦啞然應之比雖襆被荒涼而興會豪舉不謂年來一病纏綿如秋葉在條春籜附竹乃至於斯也及抵家接兒手札并近作開函急讀病體少舒大人憫 弟攜去不使卒業然彷彿如見我兒俛首凝思含毫欲腐嗟乎 弟病

魁五爲予言係生十五郎能賦采芹後未娶甫二十即沒文人夭折自古

狼狽料不能再見我兄矣弟非不知大地梨園人生傀儡但使登場扮演毋論悲歡離合務使各盡關目曲終人散而後止今弟甫開場一齣遽爾息鑼歇鼓生前不知種孽何狀年甫二旬溘焉朝露也禾黍之腸改充參朮近且并參朮而亦嘔矣二親禁弟不得讀書詎知弟身雖儳神頗清一日六時若廢讀書則煩憂轉甚二親既藏筆硯禁不作文矣若并書卷而亦藏之弟亦何樂有此晨夕耶老親哀弟病時時撫弟作子規聲親淚滴於額弟淚交於頤兩淚迸流入

滿紙[illegible]僕雖未識瑤生亦為之淚涔涔下

口成血柔腸為之寸寸斷矣旦暮望兄歸執手永訣效眉山兄弟再訂來生之緣豈意我兄歸期未定 弟已矣不復得見我兄矣 弟斂篋中所攜應制文經書題不下五百篇昔欲藉之弋貴今竟因之戕生不覆醬瓿即投燈焰外有留月軒詩賦一帙皆病中語也乞兄憐其苦而存之使 弟沒後流傳人間萬一有憫弟哀 弟者謂程子瑤生年少食貧甫歷二旬竟不得志以勤學死匪獨乏嗣并未婚焉嗟乎生且不遇死冀人憐吾兄覩 弟能瞑目耶不瞑目耶弔我者比之

山賓著述甚富皆有用之書惜世無由聚見之

蘭摧玉折笑我者等之夕槿朝菌任之而已矣　非山賓武兵江南貴池人所著有說說文引經三唐編年武兵畫記冤居詩話蠡弋

與滅齋先生

非頓首先生閣下自當日言之從先樓山裏選事寓白水寓星野耳盛名曰尊銜則先輩也自今日言之開憲府臨郡縣統轄所及　非則草野子民耳　非不得志于時不肯委于已授徒餬口耘人之暇自力硯田積有隨筆顧以分特懸殊地復遼絕請教有心覲炙無自如木中蠹雖未仰見天日然間蒙唾餘即猶陰

苦調羽聲情則猶是也而讀之加憤激矣

雷雨露如書中魚雖不驚聞雷霆然開蒙暨紳曾稍均施衣食毋私億于出水月知將來之爲今安者何人亦竊思于陳繼儒鍾譚此之爲景陵者何人若無緣獲遇于其人也遲之身後恐莫可得況當世乎則以此推之古人書成而滅沒不傳者何可勝道彼蕭恭之所諷人多不好歡輿仰眠看屋梁而著書千秋萬歲誰傳此者不真笑人耶嗟夫窮愁如　非即不敢言著書亦安得夫歡輿之爲好也無以自解則疾惟寄歡輿于著書已爾傳不傳奚問焉惟執事察之

西樵落筆每有遠想

王士祿子底西樵山東新城人

與櫟下論畫

奇峰錯互長松蓊鬱人在雲氣中嗒然相對此際胸次當着何想身墮世網幾不敢謂世間乃有此境乃有此人

又

傳稱范中立卜居終南太華巖隈林麓之間覽其雲烟慘淡風月陰霽難狀之景一寓筆端則千巖萬壑雖盛暑使人凜凜挾纊道生画亦似從終南太華

貽上自是情種一落筆頭一往情深

得來

王士禛貽上阮亭山東新城人

與櫟下論畫

乙巳夏禛在青州眞意亭爲先生題畫冊因憶辛丑在揚州壬寅在眞州前後爲先生題畫凡詩不下三四十篇今再而三矣將來與先生相見未知何地先生方罹憂患居白門而禛年來衣敗絮行荊棘泓潁久厭追理前路倐忽又四五年感時撫事爲之流涕先生烟雲供養雖入坎窞而天鈞泰然自當動免于

筆致楚楚
堪入世說
卞

險弟不知先生披覽之下憶青州曩昔之言亦爲慷慨破涕如蘋否乎

又

今春著屐京口遊金山竟過江小憩玉山之避風舘憑檻閒望江流瀰汗遠山渺然帆檣歷落隱映岸側使人襟抱曠然髣髴茲圖間意晴窓披對輒復一往有褰裳濡足之想此故先生之移我情乎

又

爾雅注蟲魚定非磊落人覩子韶所繪種種蟲魚咢

其言非是

又

嘉定數君子婁子柔號能古文程孟陽詩工五七律絕得風騷三昧長蘅畫頗逸品風流照映吳人至今能言之其時海內無事諸老布衣韋帶不出鄉曲以翰墨相娛樂一丘一壑何其都也相去不數十年前輩風流遂無復繼俯仰身世可爲慨然不獨摹山擬水之工也

周明璵叔魯魯臺江南上海人廣菴尊人

自鋤園稿

魯臺先生積學不遇著述盈笥其歿後盡歸祝融僅存春秋詞命輯註一種廣菴已付之梓不入行世只覆特先生一斑耳

與朱質軒

積書不讀亦坐暴殄汎覽博涉等於漫遊王僧虔誡子云往年有意於史取三國志聚置牀頭百日復徙業曾未辨其指歸終日自欺欺人人不受汝欺也山谷答檀敦禮漢書最好讀然須依卷帙先後字字讀過使一代事務錯在胸中便爲不負班固溫公言學者于書少能從第一卷讀到卷末止見何涉學士案上惟一書未終卷誓不他讀王緱山毎讀書自首至尾矻矻丹鉛雖數百卷中苛細箋注不輕放一字日

不敦厚安得風流足洗王謝千古之寃

讀書與立身相似要須有本末非可苟而已也今架上數冊稍游其藩輒厭倦棄去鹵莽滅裂忘前失後何曾受學問之益直玩物喪志耳

與謝益之

東晉王氏門風寬恕昆季子姪皆篤實謙和犇號馬糞諸王爲長者惟劉真長王仲祖許元度支道林諸人往來其門右軍與謝萬書亦欲教養子孫以敦厚退讓令舉策數馬彷彿萬石之風觀此則王謝家法可以槩見今人動言江左風流若以爲浮薄者然烏

足以知王謝哉

與許同生

人守得一靜字卽天地鬼神且無柰何况身外之升沉禍福哉若吾儕直是懶骨非有定力以主靜也然因懶得靜亦是因跛而緩步未始非得策

因懶得靜亦救得一半

下陸甥渭陽

趙承旨作字雖戲寫亦如欲刻金石其草稿點竄塗注間皆不苟且程伯子書字時甚敬謂非欲字好只此是學蓋涵養之功只是進一解矣

大塗橫抹直是放肆耳書安得

周𥙅 廣菴 大瓠 江南上海人
飲醇堂集 抱膝廬稿

與陳確菴

學自除嗜慾而外又當除意見過不出於嗜慾即出於意見也陶隱居誤眞誥仙人男女參半獨文士絕少葢意見爲累故

與李滄葦先生

先生撰輯何止等身連屋耶四庫之奇各以部分十乘之藏悉經手繕其不敏何幸盤礴其間一快心目如行山陰道上應接忘疲如捫索埼碑陰坐卧不去

觀止矣特吾輩藿食人終日瓢飲先生維陳方丈皆虬絲麟脯豹胎猩唇縱朵頤如飲河之腹何

與沈貞居

腹虛氣通味淡脾固八字不獨養生要言亦是貧居受用持贈隱先生亦坡公所謂獨享爲愧也

與徐伯調

陸士衡欲賦三都因太沖而閣筆蔡伯喈欲賦靈光殿緣延壽而輟翰袁淑見謝莊赤鸚鵡賦遂隱已作魏朗見邯鄲淳曹娥碑遂毀其草蘭亭之會王子敬

古人只是小心服善便事事占地步

詩不成飲三觥白樂天過巫山因王無競沈佺期集
南冉李端有詩竟不復作歐陽公論文因及子瞻云
歎曰三十年後世人更不道着我矣古人矜慎處正
其高自位置處其服善處正其甘苦自知處豈若今
世文人相輕忌名爭勝哉

與沈友聖

栟櫚子生膚毳中蒸花之方孕者名爲櫻筍蜜漬醋
浸可致千里蜀人以此餽佛東坡以饋仲殊詩所謂
贈君木魚三百尾中有鵝黃子魚子是也昔王方平

妙供令人朶頤

麻姑降蔡經家各進行廚無限羞膳多是諸華而香氣達於內外 僕凡庸愧無仙緣而喜攬草木英蕤作食往往得異味然只是天隨生家法窮餓無聊之所爲坡老所云証卩而已莫將眞率間家味說與朱門食肉人彼肉食者固有所不屑也

與趙半眉

梵志翻著韈人人道是錯乍可刺你眼不可隱我脚

雙井曰梵志大修行人也昔茅容殺雞飰其母以草具飰郭林宗林宗起拜之此翻著韈法也 弟所輯書

山陰自號
詎菴末路
儘不詎

取其適已隻語單詞輒薰神染骨時賢好作才語相向或不屑此而弟顧樂之亦翻著鞭法也稍本先呈以當美芹炙背

與賀天游先生

今日淨香池館輕陰覆之幸免炮炙法融古德云需道世典非究竟法般若眞觀出世舟航吾輩終日譏然內焚其和試問歇處安在道悟云任性逍遙隨緣放曠但盡凡心別無勝解此亦滾湯鑊中立地一服清涼散也午後有以壽詩敦迫者正王山陰所謂六

月連朝亟講詩本舒寫無聊其魔又高十丈矣

與黃增崖

曉登毘盧閣閣峙萬松之巔四山蒼翠浮來僧寺炊烟縷縷出松櫻與雲物相雜和閣中栖鴿不可數計天風穆雍幽籟若聆窅然而覺慈憫之復度也

妙筆曲肖坡公

與董蒼水

夜來急雨如拳聽打蓬點聲戀闘皆木聲如雷轟砲釣客枕秋眠喧中有寂頗饒幽況未幾蓬破沾漉妨臥覆以油絺襆被仍濕蛍乎樓船橫吹客與中流何

寫得幽寂別有況味樓船橫吹人安足知此

人哉

與沈貢園

佛言忍辱道訓和光乞八分書作齋聯更願共守此八字以保桑榆

與櫟下先生論畫

画家老稱工拙俱屬第二義要須胸有萬卷筆無點塵學問文章之氣蔚蔚芊芊浮於楮墨乃爲可珍若不從此悟入縱費盡描摹徒成下品

一峯骨磊砢矣然氣自勃鬱海嶽氣磅礴矣然骨自

廣菴論畫每多遠賞所謂別峰相見者也

蒼疎清閟之法關仝猶田子方之師子夏也稍去其結遂爾出藍要皆本於北苑如臨濟溈山總是曹溪一滴

畫有頹唐放筆而不嫌其漫有矜慎惜墨而不苦其拘關捩在神理不當於筆墨求之

與宋荔裳先生

某既作南華經傳釋自謂稍泰閟之獨解矣已而寢食焉坐臥焉似不容更竪一義更綴一辭益信嵇呂所云距復須注爲確論也因信手拈其駢語倣士衡

連珠之式。演爲百首。以莊還莊。自呼自應。如跸盤轉。見隨手所得。莫不厭心。又如紅螺和尚釣灘時。有紅蝦釣出。隨其所獲。都成游戲。猶詩家律鬪律杜之遺意云耳。

與懋謙 六益江南華亭人

與芝麓先生

八音之中。惟絲最客。公文。文中之琴瑟也。謙自顧殊以疏野愧公。

與滅齋

凡事留有餘不盡所以師天地也

取芭蕉實雖不得實葉可用也公亦存其葉可耳

喬世埴 遺民滅堂江南上海人 大雅堂集

與潘九閎

天地有無窮力量然一日纔到午便疾忙晦冥以蓄來日之光華一年纔到秋便疾忙收歛以養明年之發育人生才力分量幾何而事必欲做盡福必欲享盡知巧必欲用盡是焚林而狩竭澤而漁如明年之無獸無魚何

結隣集卷之十二終

